周子通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榕村全集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

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能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朱熹曰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

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周子通書

榕村通書篇

李光地撰

通書四十章皆錯綜以闡太極之蘊然其義各有攸當而前後諸章蓋互相發首兩章言誠誠卽太極也所謂無極之眞也無極之眞有善無惡首章言其在天者而一通一復爲四時之紀萬物之命次章言其在人者而一動一靜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三章四章兼誠幾言之三章言凡人之幾有善有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也四章言聖人之幾有善無惡所謂無欲主靜而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也五章又以凡人言之以明五性感動之旨也六章又以聖人言之以明定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後九章乃言爲學變化氣質至聖賢之道七章言有氣質之性而師教不可不立也八章則言必聞過知恥以爲受教之地九章則言必窮理知幾以爲入聖之門十章則遂言學聖之至必如伊尹顏淵而後可也十一十二十三章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十四十五章所謂學顏淵之所學也十六章申太極前半篇之意動靜者陰陽也化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陰陽互根也神也神之所以不二者以其理之一也混之斯爲一闢之斯爲萬神理之妙乎萬物而不可窮也十七十八十九章言樂樂者樂也性情之極也其本亦在於淡而已此中庸尙絅圖說主靜之指故二十章遂言無欲以申太極後半篇之義二十一章又言公明以申明通公溥之說也二十二章總理性命言之實太極一圖之體要奧指微言至此盡矣以後雜申前文之意而已二十三章申志學也二十四二十五章申師·也二十六章申幸也二十七章申思也二十八二十九章申務實也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章皆言易以申首章性命之原之意性命之原誠而已矣乾損益動章言存誠而愼其動也家人睽復无妄章言愼動而歸於誠也此蓋易忠信立誠之道敬義夾持之要而首數章言誠幾道德愼動者皆舉之矣三十三章又申顏子也三十四章又申文辭也三十五章所謂蘊之爲德行也三十六章所謂行之爲事業也三十七章又見公能生明以申三十六章之意也三十八三十九章言孔子者立人極之人也四十章言蒙艮者自童蒙至聖賢皆以主靜爲學之本也通書四十章豈徒發明圖說之蘊蓋學庸語孟孔顏曾思孟氏不傳之絕學存焉

周子於圖說曰無欲故靜於通書又曰無欲則靜虛而動直或疑靜虛之靜非主靜之靜非也蓋無欲故靜虛靜虛故動直靜虛乃動直之本故曰主靜也所以無欲者則自存誠謹幾而來存誠謹幾則無欲而誠矣一者無欲也誠也故曰一爲要也聖人曰中正仁義學者則曰明通公溥中禮也正智也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以靜而義正者爲主此易貞中起元之意所謂利貞者性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明其德

者也義智所以爲靜者董子謂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當陰道上行之時則萬物已藏斂成就是置之空虛無所用之也人心及乎義智之分而萬事收斂則亦截然而止澄然無爲矣明者義也通者智也公者仁也溥者禮也此之明通公溥重在明通主靜之意也至養心亭說所云誠立明通則又以誠立爲重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則誠立誠立則明通明通則公溥不待言矣二者文雖異而同申圖說無欲主靜之指故以周子之言前後反覆而自相證則得之矣夫動靜時也聖人之道未有偏焉者也其所以靜云靜云者靜之分雖陰而主乎陽動之分雖陽而主乎陰故人心寂然則神明爲官動而感物則形體迭用善惡生於形體之交而人心紛於有感之際此衆人所以常因動而失性聖人所以必主靜而立極也乾之元不爲首坤之貞以大終皆主靜之義也艮背之辭尤三聖之微言故周程屢述焉

邵子云天地之數五五位之中有無體之一有不用之一以人心言之則五者性也無體之一者信也專言之仁也不用之一者智也蓋信土德也該五行乘生氣其在天則太和一元之運乎四時故曰誠曰仁惟人所以目之而已智水德也四時之運惟冬不生然生物之本在焉智於四德猶是也此知所以爲行先而誠所以爲知行本蓋不用者用之根而無體者體之極也夫由邵子之言則不用者一由朱子釋周子之說則不用者二然義猶半用而智全不用也易言利貞者亦曰自利以歸於貞而已矣

定性書大公順應者敬義之學也內直故公外方故順而其所以能然者敬義也書雖不言然語錄言之所指繫累穿鑿之非而歸於主敬明理者即此書之義疏也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乃怒時之敬義推之他時他事莫不皆然矣書中引艮背者言其無所繫累也引惡智者言其不可穿鑿也繫累而失本然之心穿鑿而失自然之理皆緣無敬無義故耳無所繫累穿鑿則靜亦定動亦定蓋無欲而靜虛動直矣此周程相傳家法也張子之問有偏於靜定之意故明道以是發之呂與叔蘇季明學橫渠者也異日問於伊川欲於未發之時求中似亦曾聞靜定之說而索之過者故伊川之答季明以爲未發不可求有心求之則是已發矣惟是平日以敬涵養則自能有未發之中而有以爲發之本及季明屢問則又以爲必於已發之際觀之蓋能以義制事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所則此心自止而不動矣夫涵養久而發必中節者靜以善動也物各付物而心自止者動上求靜也敬義夾持動靜互發而必以敬且靜者爲先此則主敬主靜之說也周子以仁與中爲動義與正爲靜蓋存之以仁而後能動而中處之以義而後能

靜而正故朱子曰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自周程而朱心傳之要莫大乎是矣

自宋以來格物之說紛然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温公司馬氏之言也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爲窮理上蔡謝氏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勝窮也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又曰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武夷胡氏父子之言也格正也物事也去其不正以歸於正則又近年姚江王氏之說也古注之說不明而諸家又紛紜若此此古人入德之方所以愈枝也程朱之說至矣司馬氏王氏不同道而姑舍是餘諸子皆學程門者宜乎各有所至矣然朱子之意猶謂程子之言內外無閒而本末有序非如諸儒者見本則有薄末之心專內則有遺外之失又或以外合內而不勝其委曲之煩皆未能得乎程氏明彼曉此合外內之意及積累既多豁然貫通之指也雖然程子之說則眞聖門窮理之要矣而施之大學則文意猶隔蓋大學所謂格物者知本而已物有本末而貴乎格之而知其本末者天下國家也本者身也知天下國家不外於吾身之謂知本知本則能務本矣此古人言學之要大學之首章學記之卒章其致一也象山陸氏之言曰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講明也修身正心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又曰學問固無窮止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愚謂陸子之意蓋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連格物致知以成文其於古人之旨既合而警學之理尤極深切視之諸家似乎最優未可以平日議論異於朱子而忽之也就諸家中則龜山之說獨爲渾全蓋雖稍失大學淺近示人之意而實聖門一貫之傳也故朱子之誄延平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卓其緒龜山是承

象山之學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講明亦言踐履所謂與朱子異者心性之辨耳象山謂卽心卽理故其論太極圖說也謂陰陽便是形而上者此則幾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江之學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於心理二字往往混而爲一答顧東橋書引虞書斷自道心惟微以下而截去上一語晚歲遂有心無善惡之說夫心性之原既差則志其所志養其所養講其所講行其所行二本殊歸其道使然今言陸王之學者不謂其偏於德性而缺學

問則謂重在誠意而輕格物此亦朱子論近世攻禪若唐檄句驪守𡸁者類也張子言釋氏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聖人則因誠著明因明致誠愚謂果誠則無惡明之理惡明者其誠非也故程子曰既無義卽敬豈有是處然則陸王二子之敝其應辨析者固在心性人道本原之際不在講學持守知行先後之閒也

榕村通書篇

張子全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高安朱氏藏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張子全書序

歲己丑予奉
命巡學陝右蒞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張子廟雖車服禮器鮮有存者
然登其堂不覺斂容屏息肅然起敬焉既而博士繩武示予橫
渠全集且曰是書多錯簡欲重刻未逮也予自幼讀西銘正蒙
雖未窺見奥蘊然每一展卷輒胸臆爽豁既得讀全書益有鼓
舞不盡之致焉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
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集中經學理窟諸篇于禮
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實有可見之施行薛思
菴曰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
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卽約禮復禮的
傳也西銘言仁大而非夸蓋太極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
之大用體虛而微用弘而實焉正蒙論天地太和絪緼風雨霜
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卽器卽道皆前人之所未發朱子
所謂親切嚴密是也史稱橫渠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
爲法與諸生言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爲聖
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學
者大蔽也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卓哉張子其諸光輝而近于化者歟若其所從入則
循循下學正蒙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存數語盡之
矣是故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
晰其理予也不敏何足以言學然竊喜讀張子書而有鼓舞不
盡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時
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後學朱軾序

張子全書卷之一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己之兄弟一輩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地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張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則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億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如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爲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眞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己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旨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卽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卽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卽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槪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天地之塞吾其體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室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

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偏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禰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卻不是所以只是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

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〇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卻又都見得〇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聞見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〇問頴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卻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〇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〇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況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〇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亭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遭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〇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此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卻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

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進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何如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蓋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發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待凡廢親謂游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為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弊何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弊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上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

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行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能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概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合內外爲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舉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曰推測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〇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咸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〇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〇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卻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卻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卻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卻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一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事物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都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一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地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疏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大臣爲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其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顚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艮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艮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卽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卻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會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勉齋黄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棋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棋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黄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事是事天下事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張子全書卷之一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同校

正蒙一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擬取周張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耳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一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或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個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爲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個陰陽在閒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噓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渣滓粗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塊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卽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個性命便有一個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比如一個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滚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滚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

生出一個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個物即他這個斡轉便是生物時節〇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〇此明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〇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個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倐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絪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于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個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〇一是一個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〇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〇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于心達于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于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常動者二十八宿恆星之不變者日速月緩者曆家右行之說以退數第也此又明天地一氣日月星辰運行之道地則純陰而凝聚于中為山川草木也天則浮陽而運旋于外為日月星辰也皆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二十八宿之常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氣之浮陽者運轉而無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者則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是地亦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星雖順天左旋所繫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非實右旋也其緩速不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已然月為陰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為陽精陰質故右行之緩亦不與天同行之金水附日而行或進或退由乎物之所感可知或為三方金火土木之相克制或為太陽君主之不敢前此其理之精深也鎮星乃地土之類為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而十年而一周天不與地同運也火者太陽之精陰為之質故內暗外明陽為之聚故性熾而光顯其氣少微于日而行倍遲于日為木則一歲衰盛者歲必遲一辰如子為玄枵丑為星紀之類木星一歲星官故木曰歲星十二辰為十二個月日月交會之次舍有一歲大日復會之象也〇愚謂月本陰遲而行甚緩日本陽剛而行甚速張子則未及乎此耳金為啓明水為初氣其氣性亦剛故常附日而行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于

外也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趕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纏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于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爲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係于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于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于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係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個在子一個在午日所以食于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甚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闇虛所射故食○黃瑞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食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于會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于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縮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

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淩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紘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爲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重離之中互坎重坎之中互離則各得其所安故日爲離月爲坎其形萬古不變而日常滿月多易也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其春秋聚散者相爲推盪上下升降者相爲求合絪縕交密克動者相爲揉錯非相生合以兼之制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而已欲一升之而不降欲一降之而不升皆不能也此其所以屈伸無方而合于鬼神運行不息而合于鬼神無有使之而然是不曰性命之理神妙之道而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黃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幷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幷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暖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

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于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結于內陽氣欲入不得故繞旋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有黑色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眞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于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于內故無窮以此爲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曜］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個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爲物之體猶言幹事爲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個做骨子］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卽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爲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以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撑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爲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于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于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于外然乃所以致用于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

人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唯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朱子曰入神是入至于微妙處此却是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于外然乃所以利用于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爲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爲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爲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月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〇至之謂神反之爲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有靈是也〇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劉氏說苑曰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將必有良子意與此同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

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温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水冰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個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于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耳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于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于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前人未經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性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于氣善惡由是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才與孟子天之降才同天者天之道能剛不能柔剛之才偏也能緩不能急緩之才偏也天本參和不偏者三才相參謂之參陰陽無悖謂之和擾之以生物涼之以成物既賦于民亦賦之于物此相參也然天以生生為心民既仁之物亦愛之此相和也陰陽迭運剛柔相摩天道之不偏也本然之性善間以氣質之有惡是性未成而善惡混性之功未至也亹亹勉而不已也惡盡去則善因以亡者惡與善對惡之去則善全然善者性中之一事性既全盡而無惡不復見其善而惟見其性之成矣故捨善不言而獨言成之者性乃益見其不偏人之才則氣之厚不才則氣之淺此又偏之本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秖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于君臣仁之于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個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于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于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于氣之命為聽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方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于氣由于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勉難於苟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爲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道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于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個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到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横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譬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于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之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個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爲已義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幷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張子全書卷之二

張子全書卷之三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正蒙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慊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

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縶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爲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楶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

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

盡者皆挈之他皆倣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還無為而輕還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
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旉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也與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

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嘘
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縰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
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
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
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
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
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
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
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
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

矣而陰生于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
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
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昬故次五紀五紀
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
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
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
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
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
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
親之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
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
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
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昬
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
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
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此篇論禮遜之實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舊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幷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幷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士大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

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葢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文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知吾道之不淪于一偏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

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全書卷之二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間有五人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醫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咒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咒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斂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

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事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斂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復無其人揚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地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閑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閑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閑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耡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閑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寛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耡粟興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閑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閑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廛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東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螮蝀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卻是義理總之則卻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羑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羑里操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淩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卻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己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己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卻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閑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

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張子全書卷之四

張子全書卷之五　經學理窟二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入門而縣與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日可聽今人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卻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此於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爲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稃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卻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生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踞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

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概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了若事有汩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

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奧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猶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己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卽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己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制器不如問工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己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絶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撁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

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

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卽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温柔温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己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卽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當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

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大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相交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脩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愼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張子全書卷之五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絶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微細亦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卽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常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

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己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己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己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須自作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亂吾所守文脫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卽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卽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閑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

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己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己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己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己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

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閒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卻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
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
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
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郯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
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顔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
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顔閔之徒小程可如顔子然恐未如顔
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
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
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
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
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
到無可推考處
顔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
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未可
以爲聞也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卻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
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
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爲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
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
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舊多使氣後來殊
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
中須汩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
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
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己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
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
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卻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
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
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
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眪之多
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
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面
舉

張子全書卷之六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動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卻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己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險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

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處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挂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卻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

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疏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為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為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眾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為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為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為事不奈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閑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為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為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眾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

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己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己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為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子全書卷之七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全校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疏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為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為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為孟月之祭又為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為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一祫之說仲特祭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膟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

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為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為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為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

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墠去墠曰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墠之數卽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尙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魏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泰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期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持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正爲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篾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犂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面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己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己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己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概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絶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朞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絶可乎必須以疎屬爲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己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煆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復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未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末齊衰不言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末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欷歎父母

張子全書卷之八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易說上

乾

乾元亨利貞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

當父母萬物

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天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正也

貞者專靜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性也者雖

乾坤亦在其中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

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處隂故曰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雲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之行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正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時

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蓋爲時各不同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不一則乖競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亦言天行健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躍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極而言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通言乎聖人之德聖人之性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者皆造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逸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與聖者同能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爲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大而得簡易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溥化龍德而見也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不暇及夫人者也

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

孟子主教故須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溥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威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旣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德溥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卽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次序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

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

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

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涉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躍德非爲邪故進退上下惟義所適惟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

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一章止爲飛龍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上者却上去本在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而自喪之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

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顏子未成性是爲潛龍亦未肯止于見龍蓋以其德其時則須當潛顏子與孟子時異顏子有孔子在可以不顯孟子則處師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顯耳九二九三九四至上九皆是時也九四曰上下无當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爲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爲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羨而不爲誕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惟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不恤其他誕先登于岸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或謂造爲至意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化則純是天德也聖猶天也故不可階而升聖人之教未嘗以性化責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天德則神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不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真人其辭險窄皆无可取孟子六等至於神則不可言人也上九亢龍緣卦畫而言須分初終終則自是亢極言君位則易有極之理聖人之分則安有過亢

易雖以六爻爲次序而言如此則是以典要求也乾初以其在初處下況聖修而未成者可也上以居極位畫爲亢聖人則何亢之有若二與三皆大人之事非謂四勝於三三勝於二五又勝於四如此則是聖可階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於有害三四則皆時爲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无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己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爲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惟己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爻却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臯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爲所以接人者與聖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爲聖如禹之德斯可謂之大矣其心以天下爲己任規模如此又克己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別孔子亦謂禹於吾无間然矣久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真仲尼須自覺有殊在他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爲賢於仲尼者惟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爲心常以聖人之規模爲己任久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卽是天也又要細密處行之幷暗隙不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

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則必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卽是實到爲己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於大以成性

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

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以貞解情利流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樂之哀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

乾始以能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剛健中正中爻之德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爲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六爻擬議各正性命其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和且正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而不疑所以日見乎外可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顏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卽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浩然无間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无體然後无我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以西南爲得朋乃安貞之德也以東北爲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教大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媵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自嫡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處之處也始離而終既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有慶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蘊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中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效法故光

屈伸動靜終始各自別今以剛柔言之剛何嘗无靜柔何嘗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乾行不妄則坤順必時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義同善者有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恐遲晚中間譬之瘠之或秀腴之或不秀然而不直之生也幸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恤惟知有義理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以直內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己敬義一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蓋敬則實爲之實爲之故成其仁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正位居體所以應黃裳之美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

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往則失其居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

磐桓猶言柱石磐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

以動然志在行正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

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班布不進之貌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

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剛有寇故五若可親

五屯其膏故不若捨之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九五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

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待求而往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身來之爲言屬有道義者謂之

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

我求童蒙是也

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剛

中之德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于坎入于蹇不

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

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

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着於物所以爲蒙蒙

昏蒙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

子以果行育德

時之義甚大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亨

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

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

者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也此時也正所謂如

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

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功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所私系用心存公雖不能諭人於道以

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說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

君子哀矜而弗喜也故一作終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擇婦而納之則吉

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

濟不可嚴厲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六
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夬彖之義同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
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
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
同此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
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
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
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爲惟於飲食而已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
失常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
以吉終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慎不敗也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
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
失也
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於失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
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
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
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
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以陰居下體爲柔順履險方
初不永所事其理辨直故小有言終吉直一作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
下訟上患至掇也
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己應理爲不直故不訟歸而
逋竄使其邑人之衆无辜被禍故曰邑人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爲他累專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
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
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
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體健而比於三理爲不直故不克訟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
必待誅紂時雖鷹揚所以爲剛過不得稱大人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懷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陰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帥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之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必原筮者慎所與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己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

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伐止有罪不爲濫刑故邑人不誠爲上用中此之謂也不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殺不可務也

一云上使中者付得其人也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反自道三爲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爲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爲柔制故曰反目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爲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六四爲衆陽之主己能接之以信攣如不疑則亦爲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无陰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大君者爲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二五不累於己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

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爲大義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衆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蓋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

天下他國皆无道只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別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朋友之樂而已子欲居九夷未敢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衆不可異故其道否乃亨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於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

包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包如竹叢蘆葦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然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能與人同未足爲正也

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二與五應而爲佗間己直人曲望之必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

大有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威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

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衆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惟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惟以抑抑威儀爲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無備則

威如乃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於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
一陰又無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
謙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止於下故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
貴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己尊己又悅己之情此所以取
辱取怒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已謙又
如何踰之此天德至虛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卑又無人可
踰蓋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隱高於卑謙之象也
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
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
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
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又如言雲雷屯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
聚也
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逸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異矣故曰正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則難能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裒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
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爲衆所服故利用行師
然聲鳴其謙必志有求焉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
未賓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
豫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豫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王者之樂莫大於是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
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
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
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
恆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
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

中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悟為豫之吉莫甚焉不以悅豫而流也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上九下居於初也故曰剛來下柔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言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為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為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為衆信故吉或曰孚於二則吉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

元亨然後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弱而止待能之時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為之唱是故先甲三日以躅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為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為事之唱）

（法一作治）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處下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處中用巽以剛係柔幹母之蠱得剛柔之中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裕父之蠱不能為父除患能寬裕和緩之而已以柔居陰失之大柔故吝正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為之戒恐有過滿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嘗過中之戒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臨爲剛長己志應上故雖感而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
也
體說乘剛故甘邪說求容而以臨物安有所利能自憂懼庶可免
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體順應正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咎正一作說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順命行中天子之宜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體順則无所違極上則无所進不以无應而志在於臨故曰敦臨
志在內也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求神而薦褻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
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
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內順外巽示民以順而外從巽此祭所以爲教之本故盥而不薦
中正以觀天下又曰大觀在上皆謂五也凡言觀我生亦皆謂五
也天不言藏其用而四時行神道如盥而不薦之類盥簡潔而神
薦褻近而煩也

有兩則須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慮莫非自然聖人則能用感何
謂用感凡教化設施皆是用感也作於此化於彼者皆感之道聖
人以神道設教是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觀者末小人之道施於君子則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得婦人之道雖正可羞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上所施而進退雖以陰居陽於道未失以其在下卦之體而應
於上故曰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體柔巽而以陰居下賓之必无過也故利下一作陰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我所自出者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以剛陽極上之德居不臣不任之位以觀國家之政志有所未平
也有君子循理之心則可免咎俯視九五之爲故曰觀其生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
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也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
法

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行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居有過之地而己噬之乘剛而動爲力不勞動未過中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所間在四四爲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曰遇毒能以爲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五爲陰柔故喻乾胏能守正得剛直之義故艱正吉其德光大則其正非艱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九四上九難於屈服故曰乾肉得居中持堅之義正而危則得无咎也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文明之德以貴居賤修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賁其須起意在上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以陰居陰性爲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陰陽相固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爲悔吝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悔一作隂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貴故曰上得志也上一作止

剝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處剝之時順上以觀天理之消息盈虚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三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剝陽爻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獨應於陽故反爲衆陰所剝然无所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迫近君位猶自下剝牀至牀之膚將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剝道成矣一云五於陰陽之際義必上比故以喻膚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爲上九之膚能下寵衆陰則陽獲安而无不利矣異於六三

者以其居尊制裁爲卦之主故不云剝之也終无尤怨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宮人見畜爲恥也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備猶爲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於下是終不可用之也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爲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却是生物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爲靜而動天則无心无爲无所

主宰恆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凡言后者大率謂繼體守成之主也復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此校之則后爲繼承之主明矣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所重於至日以其順陰陽往來閉關者取其靜也閉關則商旅不行先王无放過事順時以示法亦以示民后不省方如言富庶優暇不甚省事又明是繼文之主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祇猶承也受也一云祇悔作神祇之祇祇之爲義示也効也見也言悔可使亡不可使成而形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比於陽故樂行其善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所處非位非頻蹙自危不能无吝 吝一作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性順位中无它應援以敦實自求而已剛長柔危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取悔必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過亢反常无施而可故天災人害師敗君凶久衰而不可振也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

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正有眚對无妄雷行天動
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育不以時害莫
甚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
階舜之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爲物首則可乘剛處實則凶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
災也
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
甚者繫牛爲說緣耕穫生詞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爲疾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爲疾者
也如孟子有言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爲病而醫之則
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
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強學者往往心多
好勝必无心處一乃養也定然後始可光明惟能定己是光明矣
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
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
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着於物所以爲蒙蒙昏
蒙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牿說輻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
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
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爲絕
句艮爲止止二陰也不以止其類也故亨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
矣哉

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己之方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畜養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體躁應上觀我而朵其頤求養而无恥者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顛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

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履邪好動係說於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係說於上一作係而說上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經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驕則有宅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動耳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幼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宅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爲心則橈乎下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吉不可咎也

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

習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惟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

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

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何能亨也内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茍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无復凝滯人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迴避所以心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比于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則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出之漸故无凶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只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一本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爲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陽處陰之極乘剛宜其爲所拘繫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著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目達聽繼明之道也人患墮於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附以剛處下物所願交非矜慎之甚何以免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爲德夭壽不貳

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視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爲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衰暮故爲樂不爲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遽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己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麗中正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有嘉折首服而善之也獲匪其醜執訊弗賓示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

張子全書卷之九

易說中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之爲道以虛受爲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陿矣拇腓股脢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爲言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說者多以咸恆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恆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爲咸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鍼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感而應故曰咸速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爲正咸之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閒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釋氏以感爲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者皆不足道也

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兌性悅未免乎思以末朋之累也蓋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己勞於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不持以正則有謟瀆之悔

感非有意感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

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人之道也苟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蓋爲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己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亡橫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又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曰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 一无曰字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情天地之心皆放此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爲常求之過深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持一作特）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係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惟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常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

遯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義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亡則取災故知者違難在乎先幾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戡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爲內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危疾宜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爲累矣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正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壯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

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饑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意思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蓋君子欲身行之爲事業以教天下今夫爲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爲屈而不爲耳不顧義理之若何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爲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正吉二以四爲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四能不爲陰累守己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外柔而內很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內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正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寬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歷九四不爲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志應在上晉爲衆允則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爲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爲相反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內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靜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與三同體三爲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爲己用故欲拯闇同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與上六同爲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思也

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之正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家人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男處女下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位爲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有應在二得男女內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

睽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馬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喪之際不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乘剛遇敵輿衞皆困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閒已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于解卦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內外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譽美可獲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陰之實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剛中之德爲物所歸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與解緜同義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他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于時也故无所往則靜吉有所往則速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于五則得黃矢之象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貪以致寇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險亂卽解解之則朋信（當一作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忘義而貪故以喻隼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虚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爲而然故事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能志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本爲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彙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躋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間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己亦可喜而无咎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或益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況其下者乎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本爲九三雖爲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于得臣无家咎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故无所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爲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蒙上之益脩報於下享帝之美莫盛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爲藩屏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爲王者之佐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爲依遷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告王故曰告公

本爲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爲依遷之國人所容

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從蓋上以益下爲心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恆或擊之反或益之之義爲文故又云自外來也
未嘗損己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爾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愼則愈光也
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爲德乃終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行无恩以及下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以陽居陽進夬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悅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慍雖其有慍於正无害故曰无咎故君子之道綽然餘裕終不爲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也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于心者聽必不聰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陽近于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上所以用柔于下者誥令莫大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牽于近則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所係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之爲物根固於下瓜之爲實潰必自內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與渙卦義同故繇詞互見

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

聚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

聚不以正私邪勝也

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爲宜

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疑於物也（疑一作疑）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爲衆輕侮若能啼號齎咨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居得盛位不能見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履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爲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往吉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止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自信於己與上合志而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與萃六二同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己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危之際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上下交說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爲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或凶於義无咎 際一作世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心有偏係吝也以陽履柔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爲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爲之時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安舉則招悔取捨皆咎故行然後吉一云動悔有悔猶云動悔之悔也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以既出爲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爲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爲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遠邇皆獲其利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无應於上无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爲衆所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爲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可嘉也

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兌兌內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約己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倡始信己可行故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爲衆所覩其文炳然不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觀而化革著盛焉

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以柔爲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

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卽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爲班班之縟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豹變已爲褻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說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尙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爲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着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爲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爲顏子之文可也

鼎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柔牽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顚趾必出否妾從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愼也我仇謂三也三爲革爲塞固已路而爲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塞則雖有美實而不
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悔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
固塞其路則吉可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
悔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此鼎耳之失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六五鼎黃耳
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居中故其耳黃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一作利於勁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其節則吉无不
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虛鉉剛故曰剛柔節也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
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
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此卦純以君出子在而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
廟社稷不雜言君父共國之時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
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
乘剛也
初動而之上故曰躋于九陵億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亦索索之義處非其地故危困不一能懼而改行則无眚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處衆陰之中爲衆附比剛陽之德而以位陰故泥而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
喪也
懼往亦厲懼來亦厲能行己以危則富貴可保故曰无喪有事猶
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
皆懼則无喪有事（一有云懼陰之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故以征則凶能以鄰爲懼
則可免咎鄰謂五也五旣附四己或與焉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
鄰爲戒不待及身而戒則无咎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雖處喧閧亦无害於爲學有人於此或日月而至焉亦有終日而
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家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
心聞奴婢喧戾則猶有不容之意至於市井紛囂一不與我事何
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
入他人之庭不見其人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
其上下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
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
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
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
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
咎也
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

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體之隨也不能禁其趾而徒止其腓腓所未聽故心不能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一身而動止中列危至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於心故能艮其身咸之九四朋從爾思義近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不能施止於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者天地之施交女歸吉進得位皆指六四（施一作始）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可久之德難從无徵之德君子不以責人君子以賢德自居不強率人待其心回故善俗自然（一作不可推行无徵難從之德）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爲水鳥漸進之始出至于干鴻鵠之志非小子所量見其出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處非君子信己而行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衎衎和樂貌飲食和樂不徒飽而已言獲志之多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卦九三六四易位而居三離上卦四離下體故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然相與之固物莫能閒故利用禦寇也征不復者變爲艮且得位也如六四之得桷三四非正合故曰失其道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非鴻所居如四之易位而在上也然本坤之爻進而爲巽故或得其桷居之可安也順巽則衆所與也故得所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无應於下羽潔无汙且處於高故曰漸陸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泰之九三進而在四六四降而在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然泰道將終征將爲否故曰凶

三五皆乘剛必退反乃吉

歸妹與革均是澤爲大卦義不相干故革具四德而歸妹初不言德也妹者是少女之稱也對長男而言之故言少女先儒爲姪娣之義於卦不見於爻辭則有君與娣之稱長男而與長女是人之常也少女而與少男是人之感也說以動須是歸妹聖人直是盡人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常禮之終知人情之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陽處於上不可不隨故征吉以兌應震合卦之義常道也爻爲陽故能履非匹故跛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震動乎上雖匹而不至所以眇陽中故能視不援上幽人之正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陰本彙征在上今六三反下而爲兌故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女當待年于家今待年夫家而反歸故曰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當速交而爲泰今獨後者三有所待也故曰愆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交泰之事備矣與泰六五同又於此見爲之戒也以其貴行故戒其滿以幾望一作又于此見新故之戒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與六三皆陰故士女无實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宜日中不宜過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月盈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禍盈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威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獄致刑民不惑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陽爻則蔀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增疑疾能不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而所應得陰故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喻夜見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所應在陰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絕去上六而不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陰柔之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墨其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

旅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冗細其所爲取災之道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
正危厲之道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
心未快也
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爲瑣瑣志窮卑下不能大助於
己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故其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
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譽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
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易易肆也肆
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
命行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
也
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于武人之貞則適得其宜進
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在牀下然不失中道下爲
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爲之使吉而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
論虛華適實者言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宜志在比物故吝如復之
六三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或乘剛悔終可亡近比於五不爲諂妄而
又二三并爲所獲不私其累而樂爲己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
獲四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
之吉位正中也
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讓始也後庚三日存終
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爲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
巽非憂患之時故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
乎凶也
柔巽過極雖爲之下物不爲用故曰喪其資斧凶資斧尙喪餘用
殫矣

兌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
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諂爲疾而拒外之則
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威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與三爲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奔其机二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援上而進惟求自脫于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大光也

己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爲心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于五則非能平均其慮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爲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咎不私於應故能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王道自居乃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絶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柔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以苦節爲貞其道之窮必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見塞於九二故不出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容之故无咎兌說也故能嗟咨取容

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悅大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以剛居中得乎威位優爲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正悔也必正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

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爲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爲衆所信取悔之道也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亂乎交如則威如乃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所歸位以德致爲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偃也順從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恆其德莫非己致（一作惟敵是得故求之云云）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絶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咎（一作免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一云將變而爲小過也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時宜用過雖過正也
失其所安者必矯其所爲以求安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飛鳥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己下猶不可過況其它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居陽以剛而應於上爲衆所疾非過爲防慎人或戕之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貞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遇爾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爲戒終不可久故勿用永正當思奮爾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物之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自西而東趨其所應其施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比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小人用之取亡之道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厚濟也幾於時中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有強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躁進凶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剛陽之德逼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也初處險中叛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上之任是以有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孚

張子全書卷之十

張子全書卷之十一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雅 仝校

易說下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不見兩則不見易易中物物象天地

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爲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靜專動直不爲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爲剛果斷然不疑矣（直一作著）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轉地方則須安靜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

是故剛柔相摩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蕩於腹中物既消爍氣復升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成物者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豢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

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彖者言乎其象也
彖謂一卦之質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
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於石者能見幾而作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靜知亦作靜志
震无咎者存乎悔
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爲之經營

不可以有憂付之无憂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爲說說有無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繫辭言易大概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爲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一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己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聞見不足以爲己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爲己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不知溺於流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爲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

系之爲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

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通變之謂事
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於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
智極其高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之爲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
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己不欲爲善則己茍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知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己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極兩兩是謂天參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地兩效剛七離九兩柔之法也六坎八

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止合爲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兩爲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反始滋至无算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也一地兩二也三地兩六也坤用五地兩十也一天三三也三天三九也乾用五天三十五也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幷參天兩地者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掛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不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閏者盡餘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已四十乃時之數也

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

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行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化之於己須與之化則知須與之頃必顯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

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
之爲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
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
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無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尚辭則言无所苟尚變而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
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
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于知德
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
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
以聖
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
四曰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敝蓋由精義
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
孰能與於此易无私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
易受命乃知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
於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中庸所謂
至矣天下之理斯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
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
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
既言參伍矣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神變易而已諸子
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
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
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无知者以其
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
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爲近无
知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
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
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卽
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无轂與輻亦
何以見車之用感皆出於性性之流也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之別
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者謂之神然暴亦固有漸是
亦化也
聖人通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有所感則化感亦
有□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語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大小不能明何由能處雖至麤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其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

吉凶與民同患

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知藏諸用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神武不殺神知之大者使知懼而不犯神武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之逆順取捨之故故作易以先之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而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道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

因其變而裁制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卽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乎四時盡吉凶之理則能盡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矣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无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一云占之以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一云猶河洛）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自易曰自天祐之此篇宜在立心勿恆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神一作詞）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於動故天下之動皆神爲之也詞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詞謂易之詞也者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舞爲巫風言鼓舞之盡神者與巫之爲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爲巫風猶之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于鼓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以爲言語其動而已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成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之道而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遺一作匱）

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

運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形而上是无形體者也故形以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如禮義是也

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謂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一端耳

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天之載无聲臭可象惟儀形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

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爲聞見所轉其見其聞須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

正明不爲日月之所眩正觀不爲天地之所遷正觀正明是己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爲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己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存嘿識實有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爲物役

事千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

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敘天地生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

地之宜如爲黑爲剛鹵爲大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類革之使民宜之也

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君逸臣勞

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

上世者止是伏犧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有備則无患故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備物致用過以養物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養道雖至禁網尙疎但懲其乖亂而已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

棟屋脊檁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檁爲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上棟也若指袱爲棟又益遠矣宇　垂而下故言下宇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禮成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備一作偹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諸小人之理御一作衆一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恬智交養故序日月寒暑屈伸相感之義也

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養之至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禮義入神則无方

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卽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

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卒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咸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而有所系着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挨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譔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无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益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卽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无疑

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

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卽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義有精粗窮理則至于精義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爲一故神通天下爲一物在己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博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

化事之變也

大而化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

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者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有我所能勉哉乃能炤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明不能利其用於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後動者也

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暗於事變者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
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
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伸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幾知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
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
終日斷可識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而斷可識矣
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時言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向
吉
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
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
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苟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須求向吉也
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一無止字
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倣天卑必法地易曰原始要終
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始也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
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即至於
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
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
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
矣
知德爲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
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爲有爲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爲足
與幾乎顏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
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
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
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某殆庶幾
言庶幾於知幾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
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
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
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
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
天大无外其爲感者絪緼二端而已萬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
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
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
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爲陽於

地爲剛於人爲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爲易之門戸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于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其文詞錯綜而條理不雜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人一作理）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數往知來其義一也

其事肆而隱

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

因貳以濟民行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以至于極盡精微處也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諳識情僞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巽德之制也

量宜接物故曰制也

履和而至

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

益長裕而不設

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息必誠如川之方至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不足益人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巽稱而隱

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

井以辯義

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也

巽以行權

不巽則失其宜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

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屢遷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離唯其時物也

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柔之用近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爻者交雜之義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

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簡易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能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至健不耳何以發散

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爲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效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衮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耳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僞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蓍此所謂生蓍非謂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蓍在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起其用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一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理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爲理義言理義不如

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原也）

致與至爲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窮理盡性卽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所稟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旣言窮理盡性則不容有不知

天道卽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同意

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爲无吾儒以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凡人剛柔緩急趨識无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盡性則皆忘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盡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旣窮理又盡性然後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爲致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悅潤勝之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鷄

飛遷躁動不能致遠鷄之象

乾爲寒爲冰爲大赤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而極寒甚也

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明一作類）

坤爲文爲衆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震爲旉爲蒼莨竹爲萑葦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旉皆蕃鮮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爲赤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其燥也（一作且躁也）
艮爲徑路爲小石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作一且）
兌爲毀折爲附決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止柔者必折也

序卦

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　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縕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故受之以屯
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物生必蒙
蒙冒未肆（一作蒙穉者蒙昧未肆）
需者飲食之道也
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坎者陷也離者麗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

雜卦

屯見而不失其居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
蒙雜而著
蒙雜而著（著古著字）雜著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井通而困相遇也
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小過過也
過而未顛也
履不處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爲吉
大過顛也
過至於顛故曰大
歸妹女之終也
妹歸而長女之終也（一作歸妹）
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爲易撮聚衆意以爲解欲曉後人也化不可言難知可以言難見如日景之行則可知之其所以行難見也人於龜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莫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己方虛心以鄉之卦成於爻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爲占聖人則又於陰陽不測處以爲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卜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爲疑少故也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爲有以何謂之无如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爲體

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爲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

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其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爲德切於人事

有謂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爲能盡易之道

易象繫之以辭者於卦既已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易則有无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无則氣自然生氣之生即是道是易

乾不居正位是乾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

主應物不能固知此行而流也入德處不移則是道不進重滯者也

動靜不失其時是時措之宜也集義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靜則无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

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張子全書卷之十一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二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當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于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己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豁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

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妥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大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佚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爲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爲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卽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尙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于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

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麄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卽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己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卽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眞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

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

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

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疑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槪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鍖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銎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隍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還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到而上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達）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增也）無然皋皋（皋皋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譪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脩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

九雖非威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遠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二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日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隮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捂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片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問其多少之寇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

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尙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士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傷字作小無事）一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䦧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讐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脩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爲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爲言者以戎虜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爲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一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雠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倖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受甲付兵云云（右警敗）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尙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爲（一無爲字）仁義爲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釁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敘陳將恐羽翼既成卻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

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爲見汝主諒祚招約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脩築綏州安存嵬名山等投來人口爲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不（一作）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

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爲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卻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略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某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款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卻踵前非羽翼既成輒脩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并母妻卻出（至一作）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卻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卻有繫送嵬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況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閑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礬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安一作）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壓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寨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卻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卽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

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卽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拓上息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者無爲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苦西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開納令爲西賊貪噬歲被驅劫往往不戰就降甘爲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爲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脩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爲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爲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定榷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爲永久某以爲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

經略司畫一第九

今據鄜路關報及諸處城塞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番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鄜路或鄜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量己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略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尋委恭詳可否密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公當不誤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邊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求人數及夾帶徼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勾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脩并行悃兮王收日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搴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送蘇脩撰赴闕四首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闢天機未始休袗衣胝足兩何求巍巍只爲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岧嶢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個中終日面岧嶢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免道中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烟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溫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臥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別

病深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

拾遺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竆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〇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〇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于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〇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〇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〇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〇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〇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概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說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

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荊棘殽亂杯盤之側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求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兪）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

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

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麁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甆椀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

後學　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得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以上見性理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

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頁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義在學者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使可知人先生亦安可言嘗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　橫渠乃歸陝西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張子正蒙云氷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扎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上蔡語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

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又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遏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慽事親而至於是

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之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源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性理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

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旣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必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埽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

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唯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沒之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子諡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士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諡書　司馬光

橫渠之沒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質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于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張子全書卷之十五

二程全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寧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臣等謹案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旣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卻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卻不取又晦菴文集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謂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暗地刪卻久遠卻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安節所錄謹禮者不透須看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註云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震日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爲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棫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二程外書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爲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塵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一條黃震日鈔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爲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錄旣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皆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編錄之意亦大略可見矣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爲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如定性書明道行述上富公謝帥書中刪落至數十字又辭官表顛倒次第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珙等所刻一以安國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嘗以書抵珙及栻盛氣詬爭辯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蓋南宋之初學者猶各尊所聞不似淳祐以後門戶已成羽翼已衆於朱子之言一字不敢異同也元至治閒臨川譚善心重爲校刊始與蜀人虞槃商榷考訂悉從朱子所改其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亦求得別本補足又搜二夫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

別爲二卷附之於後惟伊川詩僅有三章河南府志載其陸渾樂游詩云東郊漸微綠驅馬欣獨往舟縈野渡時水樂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逸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無之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誇勝蹟其殆好事者所依託歟

易傳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紹聖四年編管涪州元符三年還峽州則當成於編管涪州之後王稱東都事略載是書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二程全書通作四卷考楊時跋語稱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以示余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云云則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耳其書但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無注董真卿謂亦從王弼今考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謂程子有取於弼不爲無據謂不注繫辭說卦雜卦以擬王弼則似未盡然當以楊時草具未成之說爲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子以數言易而程子此傳則言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守門戶之見者必堅護師說尺寸不容踰越亦異乎先儒之本旨矣

程氏經說七卷通行本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二程粹言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謚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爲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河南二程全書總目

遺書二十五卷　附錄一卷

外書十二卷

明道先生文集五卷

伊川先生文集八卷　附錄二卷

周易傳四卷

經說八卷

粹言二卷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
然亦有己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第七　二先生語七
同上篇
第八　二先生語八
本自爲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蘇昞季明錄　關中人張氏門人也

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　緱氏人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壬戌　劉絢質夫錄
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元豐六年癸亥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或云明道先生語
入關語錄　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尙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
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還讀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　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　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家本除複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唐棣彥思毗陵人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間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皆附東見錄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聞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暘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劉立之朱光庭邢恕范祖禹

書行狀後游酢

哀詞呂大臨

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繹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

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荊棘殽亂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顏閔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使知人性善卜

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顏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也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淸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淸用力緩怠則遲淸及其淸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淸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淸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

拾遺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閒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眞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

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〇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顏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與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

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子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地（一有一字）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他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尙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别鋟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伯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事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爲也)

伯淳自謂只得佗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佗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佗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佗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佗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

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人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己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元本無不字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文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者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

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與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概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佗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大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閒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

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說便亂道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會住是佗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學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作存)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去聲)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又）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偎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差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卽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卒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與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為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作理亦須待佗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此如苟為不熟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真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而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

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汹湧遂柰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闕特(一本無特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為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劔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佗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佗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地一作)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綦)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

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盡神妙須盡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

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柰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在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餽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

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一作心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抛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觀卽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佗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己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

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本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淸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楡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靧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犂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佗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眞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

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尙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明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賁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雹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雹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魄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與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娼優拙（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冊 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 鄭轂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𡸁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邢恕曰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尙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雖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内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也若已蠱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蠱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内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恆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爲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一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閒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茍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大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
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利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

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謙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卽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鬭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鬭訟可息矣（昭遺本連上二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

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顔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卽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卽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二先生語六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删去

質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季明安

兄厚臨終過西郊却相疑平生不相疑郊一作洛兄指明道

叔不排釋老叔指伊川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鯀皐陶時與孔子異陶一作夔

正名養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一本聖人脩己以下別爲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于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一本此下云繞墻說相輪不如便入墻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爲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溫言厲他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沖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怒不遷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一本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　龍敏攄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貫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螟蚣）

涵養著落處養心便到淸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

始學之事也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稃二米秬黍直是天地和氣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

有之

八十四聲淸者極吹盡淸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尙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爲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　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　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

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
已作主即不用苴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
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與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愼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鈆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鈆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泰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
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
足與有爲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
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爲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庚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此字）言敝亦是聖之時伯夷不敝於爲己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
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
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

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斬衰三年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絲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盡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經簡編　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也）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爲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己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更踐此最義（一作最浚）

義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
行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
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
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
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
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
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耻之耻（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
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
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也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
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
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止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
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
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
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
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卽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覇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
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
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弒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
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
能
在邦而己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
（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難）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
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
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

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二先生語七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橐籥大鑪鞴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歷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夾一作挾）　事往往急便壞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訢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幾楪子何不可若有爲果子係在他上便不是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為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二先生語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違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怍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爲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爲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爲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爲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諭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弛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性）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固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世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無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以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麤俗聖人勉使為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訒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蘇昞季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夏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未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

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戶古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取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為小兒玩之致死此為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

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桄渡五百人過江且斫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殺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却願柰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閒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還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爲邑不爲城牆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
盡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
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
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
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
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鬬毁王宫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毁王宫則周
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宫闕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
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
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艱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
惟以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師訓　　劉絢質夫錄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爲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也（一之而兩之）（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閑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靜氣名理　形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
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
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
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
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
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
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
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
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
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
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
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
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
立以致衞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
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
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之道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
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
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
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
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
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
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
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
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
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智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綌兮絺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綌絺所以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物一有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一有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歸一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爲興者狼前後停與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會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剋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一作亦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一作億）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兹言文未嘗亡俉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

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劉絢質夫錄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旱雖不以卑廢尊若旣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　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宏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它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剽臆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才愈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

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天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茍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畜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

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己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齋不齋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漲）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

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

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以）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爲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閑暇終是（一無二字）少工夫然思慮則盡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爲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己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作且）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內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

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

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一無此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事)始則須絕己(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己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一無味字)聖人之(一無之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弒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一作欲)以爲之兆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一作意)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

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尙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間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已（一作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且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大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爲冬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既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一無此二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

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絪縕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絃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謳祀無之字謳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非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

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使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尊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曆之法今亦麤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高(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

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廟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稾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猖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由己成形乃名爲義(一作山一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

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而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闢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是敬）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弊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盡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賾（之一作箇）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溼氣烝然自出如溼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嚙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爲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身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很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很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卽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者少卽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逡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顔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骨肉之閒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揠造也揠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爲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聖之至妙人所未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簒也

革言水火謂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下別爲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柰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柰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

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柰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有)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尙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

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卻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本此下云或問思事或汎及佗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

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覰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佗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佗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己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曰人耻其不能而爲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耻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耻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耻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己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之則）可耻也耻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

者腦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

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纔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佗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書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粲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須有道柰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而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眞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嘗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illegible]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

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任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己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此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為塋）佗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佗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更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為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為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為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

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闔闢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石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

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佗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為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為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自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而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鬭死然鬭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唯聖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餽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言一作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閒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旣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何如曰執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如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

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殀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其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

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

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爲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爲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爲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而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

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温說此一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爲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

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剋則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頤到）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似義起然亦是以爻也爻變則義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偏知不偏能也至纖息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遏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皐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卽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讐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讐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讐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其國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柰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

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

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曰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己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合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鎚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與不與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佗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

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卷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襃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

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雨木冰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别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雖不爲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佗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

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一作)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爲位舅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一作專)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爲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爲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節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榦(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

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之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卽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理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柰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

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於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己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尙舂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

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佗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爲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曆法甚好其佗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西肢成章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爲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顔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顚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曰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之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

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

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很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大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

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了却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卽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禀時有不善之才

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也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勝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温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

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云本注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悞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窩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卽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與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與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

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閒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歷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尙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

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粮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敘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不以)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卽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穎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嬪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卽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繫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

問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爻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是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

本朝火德（一作水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

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〻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于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其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門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莆田本添）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蠶椀中不如此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聱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巧一作）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下如用說桎梏之類）

謝悟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也邪曰悟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厚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

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矍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遵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爲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爲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字缺一無薦夫爲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爲通子曰大底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爲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旣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宏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宏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於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藻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妄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譖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伊川語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子貢伯温問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恭先字伯温）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温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旻字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夏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温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大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懥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温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贅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闞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

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李處遯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壙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旄字節夫）

伯温問西狩獲麟以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語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

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爲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illegible]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卽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

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汝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爲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棣問紀裂須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賁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

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

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温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温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滕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滕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

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可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買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與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淸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淸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麑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楊中相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周伯温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温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箇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温又問二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或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顯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

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彊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為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

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為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

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禮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吉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會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卽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說真箇有傅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儌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弒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

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柰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弒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倘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

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部治亂終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已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概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曰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暢潛道本 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

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類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

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而字）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與軍鄠縣簿永與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無爲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嘗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嘗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恬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閾（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嘗二字）問御吏曰正己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集作忽）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矣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上四十三字）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縫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於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乎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閭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集無而字)必合(集作由)乎規矩準繩蓋眞顏孟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寳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曰須其來將大(集作自)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大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閑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

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李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眞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

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閒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爲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之日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切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聽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幷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是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頤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

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見知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 見文集 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見胡氏論語詳說 而哲宗亦常首肯之

見文集 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 見語錄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見聞錄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曰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見語錄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詆謗 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於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酷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

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見曲阜集制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

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

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尙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維)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於玆含孕化育以蓄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一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弁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未爲有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河南程氏外書目錄

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朱先生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爲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本別爲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第三

陳氏本拾遺（延平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五

馮氏本拾遺（汝州馮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皋子其子忠恕字貫道學於尹氏編此雜有入關等篇）

第六

羅氏本拾遺（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于此）

第八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察院家本）

第九

春秋錄拾遺（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爲此篇）

第十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第十二

傳聞雜記（王氏塵史　呂氏家塾記　參明錢理　酬酢事變）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庭聞稿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雜志
汪端明記　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爲學 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正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 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淳

人必以忠信爲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爲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與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唄字 薄賣反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爲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盲終久意思一之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尙道甚時如何又如何

不可謂變月言曰女心傷悲采蘩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
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思
鴟鴞惡鳥謂之旣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
室不必以子爲管蔡鴟鴞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喓喓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戍役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
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其
腓腓脚腨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
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
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閒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默默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薈兮蔚兮草木蓁茂貌山有薈蔚之草木便朝隮而
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斯飢而思之薈蔚言其材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
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
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
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鶖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
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
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

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
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
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
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一本無不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褧衣非婦人服說於農郊
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茀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說
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爭意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言
罛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與莊姜不見答徒有葭菼揭揭似庶姜孽孽驕
且上僭故庶士有朅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罛小器也鱣鮪大魚也葭菼冗雜
貌罛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荑卑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
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所以切責之序言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微衞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爲方伯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
衞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
率詩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爲君若不在此我胡爲在此斥黎
君也乃是齎君以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兮言葛節短也延蔓相屬叔伯何故却不相救卹
何字之（一作文）意黎在衞之西狄在衞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
同故也
中谷有蓷蓷菸暵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非修長之修疑同周禮
修脯之修過於乾底意暵暴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
其性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紽類自是衣服禮數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與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
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

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兎爰兎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
却周人受其禍雖羅本以罝兎今却雉離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尙得其配匹己反不如我
之懷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
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
君子責爲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
義與師動衆言汝但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忮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
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
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爲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
卽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何況比君爲禽又
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
圖事
淸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摽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
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
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褧錦卽是丈夫
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褧錦相副之物
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予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
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
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羔裘豹袪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恤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
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
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
衆人所共取卽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淸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
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藘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墠以色則姦阻如阪所
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其人甚遠大抵丰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
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
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卽子
不我卽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屨亦以履霜摻摻貴者
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漱裳褄之漱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
左辟右插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揥貴者之服此
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幷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
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簒國殺
君不以爲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
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
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爲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
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
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淳伯

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爲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叔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叔正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爲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淳伯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叔正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叔正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其言之不怍所爲言之不愧淳伯

可以進德淳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叔正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顔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淳伯

尊五美屏四惡爲政在己淳伯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淳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淳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淳伯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淳伯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叔正

九思各專其一淳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淳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淳伯

里仁爲美里人之所止淳伯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淳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淳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叔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淳伯

先難克己也淳伯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猶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淳伯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淳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顔子當之叔正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淳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叔正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淳伯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淳伯

古之學者爲己在己也淳伯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淳伯

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叔正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淳伯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淳伯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淳伯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尙言也易所謂尙口乃窮也淳伯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淳伯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淳伯

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淳伯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淳伯

盎於背厚也叔正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厚子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叔正

不下帶言近也叔正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叔正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叔正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淳伯

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淳伯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叔正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叔正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爲統體敬爲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淳伯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淳伯

祗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淳伯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淳伯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淳伯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叔正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叔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叔正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君子愼獨淳伯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淳伯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叔正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淳伯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閒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一作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愼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姸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吾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一有則字）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曰篇）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爲先死非回之所當爲所當爲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爲媚奧何爲媚竈奧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莆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卽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地山川皆是也非其鬼言己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也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於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

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据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舃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黄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伊川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 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 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 伊川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 明道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 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 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

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故止曰人以為諂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概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勿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梲諸侯之事也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伊川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罔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己知之而進不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脩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伊川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伊川

叩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繆以千里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旣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 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爲小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 伊川

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 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 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 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 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 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 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茍言則當遜 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旣欲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 伊川

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 伊川

爲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爲也 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 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伊川

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爲人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與有爲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

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 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明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明道

望之儼然乘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温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温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 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 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

今之城郭不為保民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為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 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 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 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 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 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 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此段伊川語得之馬時仲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明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閒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閒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了不相關明道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卽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可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爲善

凡聲皆陽聲犬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

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
忠恕之為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
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
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
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而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
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
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
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
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
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
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
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
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
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
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
始乎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誤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
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
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
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
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義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家人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弒其君夷皐又問許世子弒其君買皆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概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文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一作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脈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卽甘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

冬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自振其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事雖未必然然据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煞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尙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譏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旣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簒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簒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簒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簒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至言然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

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疑有誤字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詞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壅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貯汝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蘗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怪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蓋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恐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呑魚之魚不來也伯淳嘗到其水瀆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三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己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卻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卻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麼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卻未必全信卻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卻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聞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卻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卻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説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説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説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絶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是這本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瞀了赤子不能言尙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本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逡恆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疏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曾張繹後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歟）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顥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顥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飦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眞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

氣（龜山語錄潘子之云張師雍嘗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爲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饋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絶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尙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概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晏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耿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

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温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是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禮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

(此一段温州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間)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痹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焞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羸劣焞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温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著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隳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生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自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温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冢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

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爲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幷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二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爲予言

右二事見王氏塵史王得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尙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温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義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動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卽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頤子敦封駁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璧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牕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淳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朱光庭字公掞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温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温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人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

攜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做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歿伯温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温亟塞之伯温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邵伯温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温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温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强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眞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曰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墻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册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醇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醇責之邢曰無可說伯醇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斸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晝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晝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藁錄楊公之子迥所記

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邢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潁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此爲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壞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

先生常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荅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荅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曰司馬温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明道伊川常歎其未止一日温公謂明道某近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温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的是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己）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瀎只爲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爲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斬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輩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睽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　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佺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埽又於劉丐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

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役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敎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埽灑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嘗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驟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卽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定夫字誤當作顯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尙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靜商量諸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祕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祕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堅中字景實）

問將孔子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

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

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邪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邪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晁以道嘗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呂氏雜志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

動岸旁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親見呂舍人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及震澤語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爲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省記此）

右二事汪端明記

右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某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數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䟽（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詆然所載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䟽不揜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爲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河南二程外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
銘詩
顏樂亭銘
偶成
游鄠縣山詩序
白雲道中
馬上偶成
游紫閣山
獼猴
高觀谷
草堂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殘甚佳
游重雲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幛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爲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游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窗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春雪
晚春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
西湖
環翠亭
中秋月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贈王求甫鐵如意
送呂晦叔
贈司馬君實
陪陸子履游白石萬固
戲題
題淮南寺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詠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
遊月陂
秋日偶成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野軒
汙亭
藥軒
晚暉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郊行即事
春日江上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哭張子厚先生

第二

奏疏表
論王霸劄子
乞留張載狀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提刑表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謝澶州簽判表

第三

書　記　祭文　行狀
答橫渠張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祭富鄭公文
祭彭侍郎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第四

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程殿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程邵公墓誌
澶娘墓誌銘

第五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明道先生文集目錄

銘詩

顔樂亭銘 爲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顔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顔舊止巷汙於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買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顔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學百世之下顔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 時作鄠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鄠山詩序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占有屆者尤復秀出常恨游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於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爲近邑常乘間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偏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絶殆非人境石道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冷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基而以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瞽矇辜負終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渡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獼猴 山僧云晏元獻公來一猴獼山

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峯來自彤雲翠靄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旱時功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篔簹一逕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餐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與雲膏洗俗腸

游重雲

久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幃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爲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峯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

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顛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陡覺羣峯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窗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典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潢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謂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游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榷酤虧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過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主簿嬉遊不負豔陽天
獄訟已聞冤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匀只應野叟猶相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羣陰久退潛只知桃李豔何復雪霜嫌密霰仍先集飄霙忽散霑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斜勢漸穿簾鳥化遼城鶴途鋪越女縑落英時鬬舞飛絮或同黏直把瓊瑤比誰疑鶴鷺撏透肌雖共利洒面刃爭銛寒怯開闌賞光凝伴月覘價增樵市炭與入酒家帘駐足銀粧履昂頭玉裹髯如何欺煦律重復困窮閻薪乏經朝備衣因恃暖拈擷芳游女恨憂歲老農占惜竹頻敲葉愁花旋覆苫失權悲太皞助虐有飛廉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殲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壠澌流已墜簷暗空猶沓沓近地即佔佔遠水難遮面高峯不裹尖著牆聊畫粉蓋地豈成鹽紈扇驚塵體崑崙認火炎端來荐融釋空復助洳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況復多聚散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歲方有）不比常花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蘂天偏與漏泄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獸初覺冰澌結硯蟾敗葉卷風輕蔌蔌遠峯經曉靜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煖且著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閑山色已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陰曀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西湖

渼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瓊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嵐散藹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靜好風吹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髣髴窺瑤闕分明露桂枝遴英同醉賞誰復歎官羇

象戲

大都博弈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尖斜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逢食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色醲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子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沉酒定嫌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求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閑窗靜抓背何如爭勝擊珊瑚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黄中蒲形勢天下疆帝得賢侯殿一方四年不更慰民望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閔雨愁黎蒼使車四出走羣望我亦奉命來侯疆情誠感格天意順詔書才下雨已霑病麥還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爲兩歡喜殊未央聖主寬憂小臣樂自可放蕩舒胸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爲我擕壺觴況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塡康莊扶提十里雜老幼迤邐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靄漸見朱旆輝朝陽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慚元漫郎侯來雖知有賓客衆喜更爲將豐穰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定爲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戀不知岐路忙人生汨沒苦百態得此樂事眞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侯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辜負泉石何能忘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又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和家君旱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乍憑酒力溫肌骨陡覺風威著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前山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爲枯榮吟野草（恐當作火）且憐愁醉梘（舊作枕）香輪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illegible]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擕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擕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賞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早推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樽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
霓旌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銜星蓋清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蘂弄晴暉
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醮夕思飈馭香晨望絳闈
衰遲愧宮職蕭洒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窊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
陋巷心猶樂比我儒居事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車白樂天有時戲盧中

野軒　丞浥澗山居去城之遠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

汙亭

疏潔猶來真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戶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一作春風處思順街東第一家

和花菴

得意即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
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居閑我更慵自惟降藻麗不解繼春容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
靜吟梁甫意真似臥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放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祇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
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風簾輕颺竹間樓望窮
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漫游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
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盆一作圃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
日明漣漪尤綠淨涼吹夜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疏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
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韓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外樂綠尊紅妓對西曛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山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
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明道文集卷之一

奏疏表

論王霸之辨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熙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君道(一作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與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

矣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形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向）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廕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諫新法疏（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駮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

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略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歟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再上疏（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典刑獄）

辭西京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曰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疎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曠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顧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屬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熙寧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爲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爲肯退聽而不爲善乃以爲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論十事劄子（師傅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川澤　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恆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

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衞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奮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闊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刳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緘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突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照臨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偽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寘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徇小夫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明道文集卷之二

書

答橫渠先生定性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擧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闚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牘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祭文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敷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粤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閒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眞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蹇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閒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尙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屛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還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諡典號爲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憾者蓋非偶然顥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

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慭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脅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尙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官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卽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尙書每撫其背曰與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尙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歎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還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旣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有髣髴思爲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奸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旣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讙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沮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隳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饑莩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一作州）之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荆湖除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丁溪蠻酋彭仕羲恃險而驕將帥羣蠻爲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仕羲畏公卽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城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卽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

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還兵部郎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
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
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
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
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
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
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爲
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
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
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
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奏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
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
出入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
蓋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
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
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
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
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
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
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還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
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
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
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過繁劇他人若
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
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
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尙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
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
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
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
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
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
恩意外甥孤女收視之如己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還習與朋友交
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
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
論淸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
襟度夷曠不可澄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粉飾接
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卽之溫然有大雅之德爲政本仁惠吏民
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
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嘗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
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
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
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以威武移
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
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
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
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衎俊敏有高
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卽顥
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
四人曰該曰諮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尙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
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
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顥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
子以圖不朽謹狀

明道文集卷之三

明道文集卷之四

墓誌銘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一作寓)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爲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悵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僕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髑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

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還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縻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一作二）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婧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駮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尊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櫝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丐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一作鄭）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與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

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己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甔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賻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閭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逗留不去病者瘉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予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躧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一無此字)熙河未開之時(一作前)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一作聽)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以爲大兵誘己終不敢擊秦州舊苦番酋反覆縶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悅)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與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翫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暠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姚)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顥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而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大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荆南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谿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還殿中丞還朝知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曰顗曰頵皆爲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顥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龢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媲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遹公即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謁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即爲譖奏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餓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讙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奸跡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皆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讁去權領郡事一日捽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慄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涖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川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頤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於先塋且命顥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一作葬）之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

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

澶娘墓誌銘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沉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一作劇善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彊弱爲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爲劑之大小今概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孀兒同兆一作穴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明道文集卷之四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敎敕俾當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讟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教使以㒷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蠢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爲乎己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便人役以農疇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閑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盈業其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俗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雖至顧有憾以曾無體兒象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异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敘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祕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敘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敘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敘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尙何次敘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尙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謹論 此篇經爲道道是而已矣

兩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疑缺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偷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於啖趙號爲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概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次於郎則言非有侯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闊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輕重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亶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亶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

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鹹小大重輕之質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獨者漕計之司嘗爲之置副矣副則鹹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寵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修而後可勿疎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寵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寵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寵貨之寵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絶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絶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時之大利顧搢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疾善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大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

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効乎謹對

明道文集卷之五

伊川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

奏疏

爲太中上英宗皇帝應詔書

爲太中上神宗皇帝書

代彭中丞上英宗皇帝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叔上神宗皇帝應詔疏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胡本不遵聖訓誤作遵尊

上仁宗皇帝書 胡本脫二句云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

第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此篇胡本誤在辭免崇政殿說書表後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此篇胡本誤在辭免館職狀後

再辭免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經筵二劄後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辭免判登聞皷院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開樂御宴奏狀後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此篇胡本誤在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後

又上太皇太后疏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此篇胡本無在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後

又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論開樂御宴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冬至稱賀劄子後

乞歸田里第一狀 此後胡本並同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第四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漢文殺薄昭論

賑濟論

為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修立孔氏條制
四箴幷序
印路
禊飲詩序
遺金閑志胡本無
蜀守記
養魚記
書養魚記後
為太守書家藏寶字後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
游嵩山
謝王佺期寄藥
雜記二首胡本無

第五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胡本無誠能至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南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小簡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答楊時慰書胡本無
謝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胡本去注文子居和叔之子六字却於本文子居上加一邢字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胡本篇首無某皇恐皇閣下十四字篇末無匪惟以下二十四字
與金堂謝君書胡本無
答周孚先問胡本無
答張閎中書
答楊時書胡本無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幷答問胡本無
定親書
又書胡本無
答求婚書

第六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并圖
下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柏棺事
作主式
祭禮胡本無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禰
河南程氏世系之圖

第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孝女程氏墓誌
爲家君祭司馬温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掞文

第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胡本絮龔下無皆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胡本姪作猶子祭四十一郎文同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

出己右與其黨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述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別行

伊川先生文集目錄

伊川文集卷之一

奏疏

爲太中上皇帝應詔書

臣珦言伏覩八月八日詔勑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與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與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恆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尙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餒則爲盜賊今玆幸無大故尙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尙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戎狄強盛古未有比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竊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尙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況征斂與發而人民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尙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

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茍誠無之朝廷貟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茍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顧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

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當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以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棄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尙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尙乃曰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効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亦無媿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尙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

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代太中上皇帝書

具位臣程珦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智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與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與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

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瀆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嚣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尙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尙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尙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覩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

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巽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君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爲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稿

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嘗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

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慮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秖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

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廪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太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尙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尙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

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茍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効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羣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遹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珦又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狥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頤昧死頓首謹言

伊川文集卷之一

伊川文集卷之二

表䟽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謝）伏念臣才識迂踈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况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勅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

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宫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宫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頤言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己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寘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愊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爲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

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以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唯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

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未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未有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殿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

主上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慮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曰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聽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擇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尙書省黃牒奉勑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敘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勑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一作將）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

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朴愚唯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曠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勑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二年春）

臣頤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愼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卽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茍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

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曰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 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勑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勑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元祐三年春）

臣切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玆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違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一作聞）俞音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爲儒粗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瀆聖聽竊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竊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己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恩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頤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中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千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徯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質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尙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龍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宮狀（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免辭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勑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憂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勑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元祐七年八月）

頤昨准勑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爲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尙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睿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于海隅蒼生夷狄蠻貊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

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爲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字卽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既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其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卽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尙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元符三年十月）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退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謝）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伊川文集卷之二

伊川文集卷之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却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爲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錄並合減罷（所減罷官乞與此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爲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爲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爲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爲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爲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敕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敕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他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繫創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即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

面一聞其言以爲楷模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埽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威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却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臥榻其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修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使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爲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爲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今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佗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繫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爲防閑甚失庠序之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鬬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止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爲舉人者即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即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勑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即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即不言若充軍及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驛即不言子弟爲卒僕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幷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也所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

警且暴一罪而使之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旣不得入齋卽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卽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敘威儀濟濟卽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誦之聲卽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卽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卽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閒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勑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却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卽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却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却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尙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況淹久乎或速或久繫其人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其回禮部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閒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閒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

往還出朝廷立定齋舍間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某年只幾人）豈有一旦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尺算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即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克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成材之多豈以艱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即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專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爲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柰何不當以此爲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尤爲疎簡其間豈無隳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隳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讀史不唯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却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秪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爲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遺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

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勑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曾申明得旨勑條不許既曰修條卽須損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卽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令繳納誥勑繫牴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卽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卽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爲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繫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詳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卽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其回禮部取問狀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爲番請召對面點抹慮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生員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整會假限辯理事節自有牒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淸簡博士日逐說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改試爲課乃學校大體當面點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爲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諭者教諭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爲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

稱舊令繫令博士參預不唯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唯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唯是欲密爲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舊條稱傜人并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傜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鬭毆今刪去盜字卽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賕鬭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是包括在內今却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伊川文集卷之二

伊川文集卷之四

雜著

顔子所好何學論（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顔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顔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顔子所好異矣

漢文殺薄昭論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温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害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賑濟論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身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弑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邪爲非而可戒邪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闕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風一作俗之一作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修立孔氏條制

一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講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卽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曆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二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導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印銘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爵爲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歲二月丁卯頤銘

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穎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詠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逸樂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遺金閑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涕下

蜀守記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諺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況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滅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後闕）

養魚記（時年二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一無此二十字）魚之（一無之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一字有爾乎二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稾中偶見之竊自歎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下書

爲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二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太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珦題

詩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時年十八）

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關西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游嵩山

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一作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雜說

三首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也

伊川文集卷之四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珦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閤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盡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閤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珦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珦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邸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珦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爲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珦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尙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若已擠之今閤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閤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閤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珦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閻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頤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閒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閤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閤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珦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

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詎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珦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日（一作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論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辯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苦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卯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墜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睿濬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蹈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澆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與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遠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兄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

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却錄去）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存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

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閤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閤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閤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賁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九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謝韓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諸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

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入侍密扆辰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惴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愊所懷敷宣罔既

又謝劄

頤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畎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末由展覲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愼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

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足）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旣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述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卽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卽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卽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卽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謂字）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卽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述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塡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

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閤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湧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為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惶恐上書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為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為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藥三也是皆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為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為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為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為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為政之道乎姪子某為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為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閤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 并跋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

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乎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乎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璽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歲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秪益自歎紹興丁巳冬

周乎先謹書

答張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頃城尉　小者鄢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合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威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尙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

為衆說濕㬇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咨諸君處常閒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

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曠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自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頤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一作資）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不量衰族久慕高閎輒憑咫尺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藴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閑而箕箒之勤願俾恭事

伊川文集卷之五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爲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壻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賓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是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于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壻氏告迎于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壻受命于所尊謂醮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簷子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照道今用燭四或二賓將至賓壻也女氏之擯俟于大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下車也擯進揖請事賓對今以介對曰某稱壻父命某壻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卽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見女氏之先祖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于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爲之卒食與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至于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整冠飾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壻降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于車前既升而先俟于門外先者導之也門外壻家大門外也婦至主人壻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壻退就次及期期謂早暮之節贊者引壻入贊者壻氏之女相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壻再拜男下女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卽席女之從者沃壻盥于南壻之從者沃婦盥于北沃盥以水濯手也於坐席之南北壻搢笏舉婦蒙首蓋頭也復位贊者進酌常用爵三爵用卺姆助婦舉卒食相者以壻婦興說服女之從者受壻服壻之從者受婦服燭出康成云禮畢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贄還又拜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爲別是爲見已不復持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饗禮謂嫡婦翌日壻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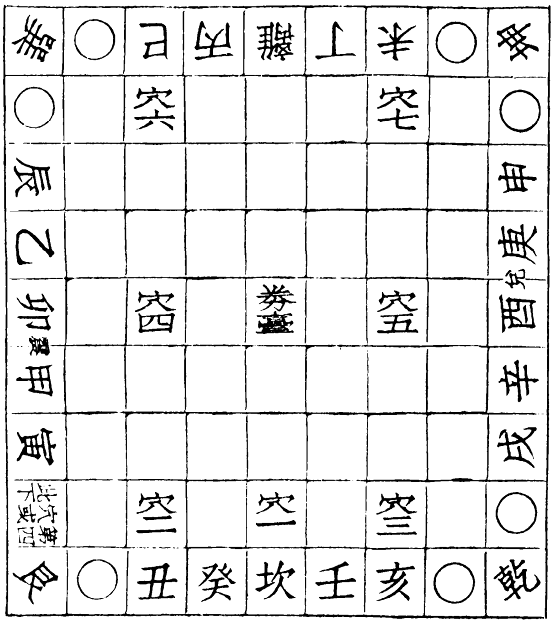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　姑某氏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幷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

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下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一作侵)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黄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妄謬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宫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宫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某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者用其祖姓其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姓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吉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宫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絶此時葬者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有百歲者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已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

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塗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大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污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韓修王城比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柏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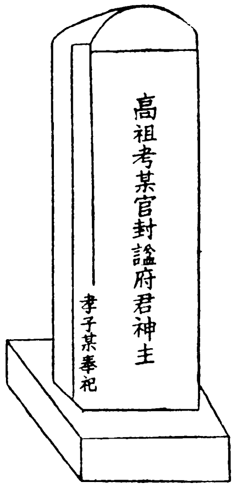
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污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求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闕

作主式

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翁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廟牆外改中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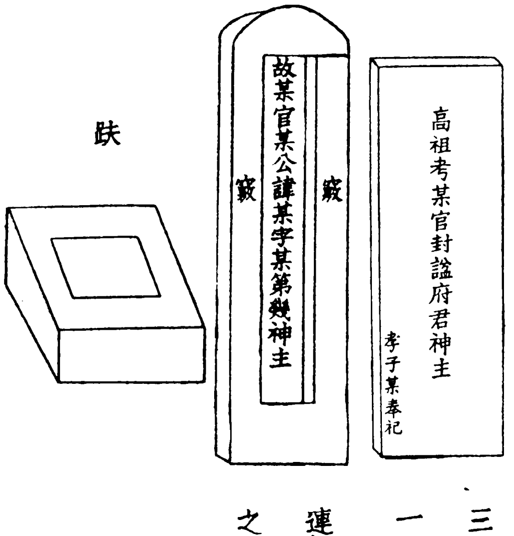
全式



孝子一作孝孫

分式

前　後　趺



三分之一居前

連頷三分之二居後

祭禮（羅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未必先生所著姑附於此）

凡祭酒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菓並菜三飣或五飣盞盤匙筯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四時祭）

始祖（冬至祭）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于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立春祭）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恭請先祖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禰（季秋祭）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伊川文集卷之六

伊川文集卷之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

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滅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還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

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鄠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之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

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一有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女一有三天二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敘述門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頤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爲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悟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爲恨爾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尚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茍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衆口爲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與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倚年遽奉身而勇

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慭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𨽻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逎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䖏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密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上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慭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志勢之交不偶無𨽻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托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尚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敘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予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敘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藴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伊川文集卷之七

伊川文集卷之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太中自撰墓誌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遹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伯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夭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昺易旻曩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於正寢（先居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譴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加之）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舊名温（一有其字）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温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為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為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為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為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為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為古券契田訟最為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囂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為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為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為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僚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清治不須至也還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為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

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侯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還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軺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廚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還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還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潰既久地脈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還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還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澌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還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箭衆吏持箭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踏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教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淩蔑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還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敘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還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還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于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顥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慍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自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于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

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接掞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欿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卽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己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閨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眡脈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讁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一口（一作）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鬻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

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眦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線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羇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一作二十二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琬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尙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遹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遂還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穉如己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腑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閱歲即眞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箠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頎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顒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琛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謹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友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閒言仕有善治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僊一作褒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畫偶

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頤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大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爲四翁（名逢堯）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

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人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毁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綠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兀於三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于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於御書誥敕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長安虞部也）一老嫗白曰承旨（將軍也）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姑晨夕敬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從世所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爲族中羣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頤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禱於冢因掐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牒其中若敕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壻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壻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窗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紙爾未幾而卒

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貧懸磬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

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司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珫謹遣姪頤就墳所以酒肴之具祭告于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爲事近年以來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盜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還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勝於悽慘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逮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泯挈甥女以將歸敘中懷而告違清香一炷芳醪一卮君其饗之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紀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閑君在洛南我居畿甸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稚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欻來言君被疾觀遺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修途冒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永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雖道路以興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盡羈旅之次肴羞麤飾惟君之靈監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饌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竄縶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於茲九年既升沉之異迹望履舄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塡臆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

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朱生之壻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互哭於子何其酷邪薄奠致誠尚其來享

伊川文集卷之八

附錄總目

第一

二先生遺文

放蝎頌 闕文
酌貪泉詩 闕文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見易傳
易序 見易傳
禮序
春秋傳序 見春秋說
禘說
書銘
與方元寀手帖
謝執政書
謝傅耆伯壽手謁
答晁以道書 闕文
與橫渠簡 闕文
答謝良佐書 闕文
寄范淳夫書 闕文
傳文續記
凡十一條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曰虞叔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鋟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爲竊考程氏世系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八卷尙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第二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 南軒語附

與劉共父一首
與張欽父一首
又 並同上
又 別紙
又 同上
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後序

五首

河南程氏遺文

放蝎頌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立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見龜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已載易傳

易序見性理羣書已載易傳

禮序見性禮羣書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祀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帝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銘見微言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寀手帖（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正矣

謝執政書（見張繹師說）

（按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帖惜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傳（者）伯壽手謁（見朱子文集）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祕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答晁以道書（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簡（見朱子語錄）

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

答謝艮佐書（見微言〇又楊遵道錄但是簡答不云有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寄范淳夫書（同上）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此記係取朱子名臣言行錄及邵氏易學辨惑所載以補遺書外書之未備若夫他書豈無隨見然未敢必信故不復取云）

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一作甫）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見聞錄）

右二先生語

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爲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會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詞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温云（見聞錄）

神宗欲用温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頤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同上）

熙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之不已顥以詩解之云云（同上）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媿了翁之子正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江太史遺事）

右明道先生語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程頤云（涑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見聞錄）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畢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而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易學辯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是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同上

右伊川先生語

書序第二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卽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尙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連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横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苟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横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

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己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會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只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謬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己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改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朱子與劉共夫

昨見其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閒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其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怪其詞之大直也

欽夫與張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

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淡思之 愚謂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並同上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阿著卷尤 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 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脈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脈所趣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踵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踵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絜羹吃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 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踵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即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二書見集 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

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己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袪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書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從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聖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略其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得也）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

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旹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麻沙本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龔之乃模鋟於舂陵郡庠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龔之謹題舂陵本後序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沿爲泝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渾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寖少悉爲刻梓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問對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壹伯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卽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淸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誚爲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槃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亘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上下篇義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爻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一無爲字）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陽）達陽暢之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龍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尙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恆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上下篇義

周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周易傳序

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序

周易程氏傳目錄

上經上　卷之一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上經下　卷之二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上　卷之三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下經下　卷之四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周易程氏傳目錄

伊川易傳卷之一

周易上經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初九潛龍勿用

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作易之義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上九亢龍有悔

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乾道覆育之
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
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之爲聖人之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則變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
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
貞者幹事之用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
嘉會足以合禮
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
利物足以和義
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所以能幹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
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
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
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
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
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
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
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
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
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
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脩業欲

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恆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辯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無輔動則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隨時自用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隨時而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正位乎上位當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利貞者性情也

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

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

先迷後得主利

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

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幷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旣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爲柔順或爲文明或爲暗弱在坤則爲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爲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旣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旣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用六利永貞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旣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旣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隔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
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
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
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
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 震下坎上

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
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
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
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
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若已成澤則爲解也又動於險
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
泰之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
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動乎險中

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
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艱屯之義

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

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
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
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
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
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
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爲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
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
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
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
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
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
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
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陰自爲貴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回如辭也乘馬欲
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
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
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
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

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陰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己不能而遂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 坎下 艮上

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

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
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
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
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
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
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
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
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
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
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
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
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
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
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
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
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
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
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
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
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
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
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
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
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
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
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
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
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
人子克治其家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
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
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
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
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六四困蒙吝
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六五童蒙吉
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乾下坎上
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以陰柔居于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爲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爲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 坎下乾上

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爲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爲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明□□之類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卽戒訟非可長之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義既不敵故不能訟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閒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

或從王事无成

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二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爲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卽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卽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九五訟元吉

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 坎下 坤上

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意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必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坤下坎上

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柔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彖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疏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周之與否

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 乾下巽上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爲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九二牽復吉

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有孚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難厄唯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

月幾望君子征凶
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兌下乾上
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噬所以能亨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陽光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乾下坤上

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概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

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尙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坤下乾上

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爲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爲否也

否之匪人

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夫上下交通剛柔和合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爲否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

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相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矣
六三包羞
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馴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 離下乾上

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

同人曰

此三字羨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於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爲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爲私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于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同于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強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 乾下 離上

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

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當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爲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爲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尙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爲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爲尙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爲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尙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伊川易傳卷之一

伊川易傳卷之二

周易上經

☷☶ 艮下坤上

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

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恆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爲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爲謙謙未見其失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

六二鳴謙貞吉

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爲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

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爲善之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己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大甚則反爲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 坤下 震上

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爲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

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九四也爲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爲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爲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恆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爲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貞而疾由乘剛爲剛所逼也恆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 震下兌上

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爲卦兌上震下兌爲說震爲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爲雷兌爲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爲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爲詳備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爲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徙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

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爲隨善之義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爲大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爲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固如拘繫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 巽下 艮上

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爲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蠱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爲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己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居蠱之終无繫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

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

䷒兌下坤上

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爲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爲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

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長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說說乃和也夬象云決而和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爲无窮无疆之義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爲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所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己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爲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 坤下巽上

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爲觀於下則爲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爲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天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爲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爲利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順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

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爲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 震下離上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罰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

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閒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閒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未於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閒甚大非易嗑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閒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聰之不明也

䷕離下艮上

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彖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文相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

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于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繫于賁也二之文明惟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語助辭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寇讐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于上九剛陽之賢陰比于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翦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爲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

巽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
不可過也

坤下
艮上

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尙所以事天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于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于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于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于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于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始剝於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于亡矣切近於災禍

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羣陰消剥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閒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上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剥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 震下坤上
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剥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于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

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

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

九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爲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法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爲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乎

九四可貞无咎

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尙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居卦之中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

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輿說輹

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輹謂不行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誡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概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

而加之以牿使䝯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强制其牙其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尙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

䷚ 震下艮上

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

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爲朵動其頤頷人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

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棟橈本末弱也

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百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

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于畏愼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愼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愼之道也愼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愼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愼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以陰柔處卑下之道惟當過於敬愼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愼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旣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橈凶

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旣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尙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旣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旣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旣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旣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

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 坎下坎上

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繫縛之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與十年乃字是也

䷝ 離下離上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道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六二黃離元吉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

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眣同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閒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伊川易傳卷之二

伊川易傳卷之三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愨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彖曰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爲堅愨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初六咸其拇

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以陰居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爲其存心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 巽下震上

恆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恆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恆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咸而震巽爲恆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內人理之常故爲恆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恆之義也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者常久也恆之道可以亨通恆而能亨乃无咎也恆而不可以亨非可恆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恆於善可恆之道也小人恆於惡失可恆之道也恆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恆謂可恆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恆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彖曰恆久也

恆者長久之義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卦才有此四者成恆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恆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恆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恆之道也卦所以爲恆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恆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恆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恆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恆之正道也不恆其德與恆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恆久之道人能恆於可恆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恆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恆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恆謂求恆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恆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恆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恆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居恆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恆之宜也

九二悔亡
在恆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恆久於中也能恆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恆久於中也人能恆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恆處而不處不恆之人也其德不恆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恆以爲恆豈不可羞吝乎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人既无恆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恆處非其據豈能恆哉是不恆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恆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恆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恆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恆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恆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恆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
上六振恆凶
六居恆之極在震之終恆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恆以振爲恆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恆其凶宜矣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居上之道必有恆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恆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 艮下乾上

遯序卦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恆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遯也
遯亨小利貞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爲之理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他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爲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爲无咎矣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爲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

䷡乾下震上

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爲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大壯利貞

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

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在小人則爲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爲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爲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愼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 坤下離上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爲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爲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爲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彖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下寵遇親密之

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足）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旣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喩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述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卽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卽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卽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卽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謂字）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喩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卽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述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漑田注填閼之水漑舃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漑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貞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 離下坤上

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

明夷利艱貞

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爲明君子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爲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爲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寛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朵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傳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識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爲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爲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爲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爲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爲於斯時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主謂之大首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居卦之終爲明夷之主又爲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于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

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離下巽上

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于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爲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爲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爲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恆也物謂事實恆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

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致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六四富家大吉

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爲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己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 兌下 離上

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爲明故爲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

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避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爲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

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賢聖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爲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閒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爲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矣

䷦ 艮下坎上

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爲蹇難爲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

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

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

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雖艱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然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戹塞窮蹙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爲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爲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爲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爲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爲吉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

䷧ 坎下震上

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爲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爲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

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爲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寛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解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爲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寛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寛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寛釋也

初六无咎

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爲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尤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致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隙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横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九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牆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不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 兌下 艮上

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

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爲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之所以爲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爲益損下而益上則爲損損基本以爲高者豈可謂之益乎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爲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己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己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

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無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閒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爲可喜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 震下巽上

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爲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己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

福慶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爲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爲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也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

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恆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恆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辭也苟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 乾下兌上

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

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

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旣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尙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尙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卽戎謂不宜尙壯武也卽從也從戎尙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尙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尙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旣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

當先自治不宜專尙剛武卽戎則所尙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尙謂剛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尙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爲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己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旣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爻辭差錯定安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尙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爲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己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己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爲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爲連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爲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爲无號咷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 巽下乾上

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爲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

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姤之時義大矣哉

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己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己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 坤下兌上

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爲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爲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爲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有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敬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善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利見大人亨利貞

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者豐亨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閒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閒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閒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爲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惟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

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恆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恆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絶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爲人惡絶不知所爲則隕穫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爲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愼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洟爲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 巽下坤上

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爲升所以次於萃也爲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爲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爲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彖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己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南征吉志行也

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勉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己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己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己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

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伊川易傳卷之三

伊川易傳卷之四

周易下經

䷮坎下兌上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爲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爲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彖曰困剛揜也

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尙口之戒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爲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爲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爲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爲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爲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爲困於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亨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亨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爲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惟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

畜陽爲陰所畜困陽爲陰所揜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雖困于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爲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其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効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己之所應疑其少己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爲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爲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爲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爲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

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巽下坎上

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毁敗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川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所舍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汙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蟆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己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爲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能修治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

䷰ 離下兌上

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剋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惟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

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又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 巽下 離上

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鼎元吉亨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彖曰鼎象也

卦之爲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爲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

爲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爲鼎以其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爲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顚之象也鼎覆則趾顚趾顚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顚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顚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人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爲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顚趾有當顚之時未爲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爲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爲顚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

鼎覆而趾顚悖道也然非必爲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剛陽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己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卽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也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愼所之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己者謂初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卽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剛陽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

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爲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以得中爲善是以中爲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爲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爲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爲功居上爲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 震下 震下

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爲長男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震亨

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笑言和適之貌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無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

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

彖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自有亨之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爲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己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反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己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爲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九四震遂泥

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爲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爲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爲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爲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

䷳艮下艮上

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爲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

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爲艮其背止之義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并彼爲兼謂重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能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絶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里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不能爲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人之所當慎而止者惟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爲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上九敦艮吉

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爲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爲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艮下巽上

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及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爲漸今人以緩進爲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爲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爲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重而爲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爲大耳他進亦然

進得位往有功也

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爲上遂得正位亦爲進得位之義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

其位剛得中也

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止而巽動不窮也

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雖小子以爲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爲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爲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羣類爲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其羣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爲耳久其能勝乎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逵謂之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

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恆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恆與漸夫婦之義也恆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爲女歸之象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

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无攸利柔乘剛也

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恆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爲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爲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恆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爲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爲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爲之戒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爲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爲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應故爲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爲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也衣袂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不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

䷶ 離下震上

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爲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

有既大其保之治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誡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己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才不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揜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乎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暗有可發之道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字古本有作斾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斾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

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爲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爲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雖陽剛爲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爲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爲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爲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爲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爲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闇而不能致豐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爲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爲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

䷷ 艮下離上

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爲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

旅之時義大矣哉

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爲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愼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愼明而止亦愼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之位者異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羇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爲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爲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以近君爲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爲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爲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爲善其心志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爲善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爲上所逮也言上而得乎下爲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外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爲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爲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 巽下巽上

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覊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爲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九三頻巽吝

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 兌下兌上

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象曰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

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如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初九和兌吉

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繫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心无所繫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閒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上六引兌

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坎下巽上

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繫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

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爲机初謂二爲馬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爲勝先儒皆以五爲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

時躬无渙之悔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諸爻皆无繫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爲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繫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若如象文爲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 兌下坎上

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爲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故爲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内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繫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則可以免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 兌下巽上

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内外皆實而中虛爲

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
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爲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剛實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繫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閒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繫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唯繫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繫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

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繫於初是亡其匹也繫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於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通如是則凶也

☳☶ 艮下震上

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爲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

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爲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

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爲義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

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爲而爲陰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 離下坎上

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爲既濟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戒豈淺見所能及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 坎下 離上

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為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初六濡其尾吝

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不度其才力則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在他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虚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虚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于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柰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伊川易傳卷之四

河南程氏經說目錄

第一
易說繫辭
第二
書解　改正武成
第三
詩解
第四
春秋傳
第五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第六
論語解
第七
孟子解
第八
中庸解

伊川經說卷之一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本作萬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翫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翫辭而能通其意觀象翫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闢闔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

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誠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

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尙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尙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嚮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

伊川經說卷之一

伊川經說卷之二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修舜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皐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不若與上文相連則文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聰視遠曰明堯之神智所知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謂倫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言堯之神智聰明而其動作施爲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故其道光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既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此題書之目也）

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帝堯其事云放勳以下是也堯典字爲題下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發語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稽古帝舜大禹皐陶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爲治未立法度至堯始明治道因事立法著爲典常其施政制事皆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爲典常也不惟聖人隨事之宜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前儒見云放勳遂以爲堯之名因而又以重華文命爲舜禹之名若以其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爲皐陶之名而獨不謂之名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而傳錄誤作放勳亦如傳記中言仲尼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勳之事欽敬慎明聰明文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爲能得義理之至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爲放勳之事皆安於義理之安（王介甫云理之所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爲大舉德則聰明爲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克讓所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信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順克能也禹曰朕德罔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爲至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

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以光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能高於己而讓弗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爲恭巽知能之不可眩也則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爲於中而假之於外欲常其德且難矣況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尸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慎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居有之私天下見其至當而恭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蓋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光顯及於四遠先儒訓光作充光輝照耀乃充塞也其實一義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充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能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爲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爲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爲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自堯曰疇咨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辰之行次疏云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叔仲叔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餞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平夷安舒也毨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止言北方也故須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主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以爲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爲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修完室廬牆垣之類非今歲之用皆爲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蓄種實修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爲之也

咨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法以勑羲和使職之古之

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羲和以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數事無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分命之也各授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信治也百工各信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安載堯治天下之治盡於此矣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已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語之發辭問誰乎能順於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前相連此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對以胤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又訪問誰能若順我事此又別一時求人之事也方鳩僝功言方集其功靜言庸違王介甫云靜則能言用則違其言象恭滔天言其外貌恭而中心懷藏姦僞滔天莫測○蕩蕩乎平漫之狀懷山襄陵故蕩蕩然也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毀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汝能庸命遜朕位汝能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爲岳可授則盍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爲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己者必見推矣遞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瞽子父頑岳曰所謂瞽叟之子也其父頑母嚚象傲烝進也釋詁云烝烝勉益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益進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已下載帝堯求人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親愛之至莫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能言象恭鯀之才智天下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之賢如四岳且弗能辨而稱其才況百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既而共工卒以惡誅鯀績弗成舜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尊位使之愼徽五典時敘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共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爲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圮族之心飾善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居治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又將使之臣之此凶亂之人所以不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管蔡在武王之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乘其事會有以發其凶慝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爲使之曰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爲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陋微賤重華協于帝睿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

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總言舜事曰若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自濬哲文明已下重敘其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安已復云允恭克讓以下事重敘其德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聰明溫粹和恭恭敬允信當(去聲)塞充實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凡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繫其人所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溫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溫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實矣隨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穹玄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　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置之于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裁處也)皆時敘(順敘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爲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爲內則夷狄爲外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從其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大麓之任謂總領庶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子云錄也(錄亦總聚之義)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也曰百揆揆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總錄庶政統領百職事之任也非是歷還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則克從使之揆事則時敘使之賓懷四方則穆穆使之總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難安知非居數職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置之上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暘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爲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愆忒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告其受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堯之六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遜避而已何疑焉人苟誠焉則感於天地通於神明豈有二聖授受之際而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爲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所當先故考齊七政非謂察己之意合天否也此則不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舜納于大麓其見之政久矣既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徧羣神輯斂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自歲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狩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珪幣皆使合理也

如五器卒乃復者諸侯尊而贄重故已覲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

也五器卽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寳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
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祖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
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不可詳知恐薦新
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
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爲治之
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
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襃之其言不善則固有以告飭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爲十二州在
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
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治平而定九州之
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也蓋表其山爲一州
之鎮耳
象以典刑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也小過不用正刑朴作
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在學校流宥五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寬宥
其刑五刑分其遠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謂過失入於罪者災害也
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眚者肆之
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
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
使不得爲人害也是賊刑也上云皆舜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史官既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意云舜之於刑欽哉欽哉惟刑之爲
憂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皆以爲舜語非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抵流放
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
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爲差殛則誅死之
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殛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彰著或敗功
害事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
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下諸侯皆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孟
子云其避丹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諸侯請之是天下從
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往避於南河之南迹之顯者
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不如後史之繁悉也若五載一巡狩則舜之在位
其所往多矣皆不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往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
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
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咸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伊川經說卷之二

伊川經說卷之三

詩解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譎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為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與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汝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道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家之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勞如久饑也調作輖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其勤勞猶魴魚之赬尾蓋王室暴政

如焚焰雖則如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有異常物角端有肉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歸謂從君子也美人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是嫁來之歸也汜分之小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爲言別也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與夫人之不專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卒章則言不過我而無怨笑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嫡之自悔也處得其所處也過及也笑喜樂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同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畿分也所以疆畿者所畫之界分耳荼至苦也乃以爲甘新昏非禮之至也反好之如弟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得其正也愛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爲屑也梁笱喻己所治家事惜爲其毀敗梁所以壅蔽使毋撤而逝之笱所以在魚使毋發而去之我身之所爲且不能省閱暇惜我既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爲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爲讎惡慉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絕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爲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肆習也貽我以武暴憤怨習而爲常矣暨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爲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爲萬舞日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俁俁然心廣體胖在公庭爲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羽籥二事皆能之也其顏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賤者之道也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爲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歎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爲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虐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虐必將殘暴於人也以恩惠相好則攜持而去耳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寬容虛徐乎既急也哉涼氣喈聲雱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

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君子偕老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一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反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爲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也媛美德之女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初營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序其勤勞以致殷富塞當也淵深也當其深所以成其富盛

蝃蝀

言奔則女就男衛國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恥而惡絕之詩人道是意以風止其事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郊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不由是而奔就於男者猶蝃蝀之東故以與焉人所醜而不敢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違謂違背不由其命而奔也朝隮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爲雨崇朝不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婚姻男女之交也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爲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

相鼠之爲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擾無體態故以與人之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止不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之詩推其意知樂告也干旌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疏布之狀組錯密之狀祝疑爲竺厚積之意馬四至於五六馬帛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畀之畀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爲樂告也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亦遠遯也

淇澳衛

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修如切如磋言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修身瑟兮僩兮恂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於外也故云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言文章君子盛德之至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寬弘裕也綽開豁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猗猗言竹之態青青言其色如簀言其盛密比爲簀綠竹竹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

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賢一作貴頎頎容質之偉盛言其位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如朝君爲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與人情故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浩蕩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罛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葭菼與衆多庶姜衆多孽孽不順如葭菼然賢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簧爲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爲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翿舞所持自爲歌舞又招其侶由傲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揚之水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申甫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深

中谷有蓷

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始章歎其遇艱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章笑其恩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深也暵其濕矣當作隰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窊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植丘中與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來次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甘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佩者外飾玖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緇衣鄭

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爲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室祿廩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爲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之粲賜之祿廩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更義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席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爲青組綬佻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日齊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日與君月與臣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日出當明而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室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以在我門內履我發而來奔也發行步履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

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刻而朝廷興居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躩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然無節之甚樊籬也營營青蠅止於樊是也

盧令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魏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知其實以爲殽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爲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棘尤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游所以寫憂罔極不中也

無衣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然不知六七者何物也燠煖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爲誤矣好攻戰則多離闊之恨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是兩句誰與乎獨處而已獨旦獨處至旦也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興讒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葑蘔山陽之平地又各其所也與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誠於信讒之人造爲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人之造爲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蒹葭秦

蒹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爲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水之中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凄凄青蒼之間也未晞未凝也猶禮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止在此耳不必自外至也紀稜角堂平寬紀與禮法堂與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修其身修其德保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鴥飛疾貌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念恐己之有未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之下章言當念下之有賢才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棣棧亦然言樹蓋其茂大者乃成樹耳欽欽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爲詩人言爲君當與民同欲也能同胞則雖寒不怨

矣若推同胞之恩則民亦同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與兵則百姓皆修其戈矛與之同仇矣澤猶今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墓門墓道之門也有荊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他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他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為防壟以為疆場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往巢焉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邛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苕生之美草與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侜譸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窊下之地瓦礫所聚也與處汙則不善者從焉鷊文草也旨言美也惕惕懼也

匪風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與上政車者人所為以與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與上下焉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發迅烈偈軒輕不定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飄回旋嘌輕搖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誰能亨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

蜉蝣曹

蜉蝣朝生而暮死以與國將亡不能久也蜉蝣之羽羽翅稍猶曹君之奢靡衣裳楚楚然鮮美胡能久乎故憂其安所歸處也翼翅也采采華飾息止息掘閱升騰游翔之狀如雪潔白（說稅也）經文說駕皆用說字悳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祋以守疆埸乃其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百之多所以刺也三百言其多爾如三百廛三百囷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蓋因此詩也鵜乃在梁不濡而食與無功受祿不稱其服章之美待遇之禮遂稱也卒章與小人之無所取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朝隮乎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所取也饑渴乎季女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為而近乎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稂蕭蓍皆下澤所生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其卒也又傷無賢伯以糾率之故致如是芃芃然盛之黍苗蓋陰雨膏澤使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由郇伯勞免之故也郇伯古方伯之有功者

豳七月

周公為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章也一一陽之月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來致餉也盡室從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再云春日遲遲（上已云春日載陽）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由（缺一字）而由遲遲故重言之蘩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之應是也祁祁衆多（祁祁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

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以猗女桑皆用斨斧我朱孔陽言染爲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豣於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纘繼續之義謂修肄也後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螽莎雞蟋蟀說者雖爲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窒東山中已解○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爲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農事畢矣故歎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還入都邑之居也乘屋蓋治也綯所用蓋屋鑿冰必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云三之日納於凌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須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爲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與爲樂祝以壽考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鴟鴞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爲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鴟鴞惡鳥呼而謂之爾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爲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以骨肉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養鬻育字通用子之道可憫惻也今乃取之其毒甚矣此皆謂鴟鴞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與禽出而謂曰汝下民義不安拮据持捋貌捋荼拔折貌疑其義然蓄租積取也卒瘏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與成王業之艱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爲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旅愁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裝也士事也孔悝鼎銘曰作率慶士枚歷也枚卜之枚勿事行枚言當歸也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比也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臝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町畽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不可以荒毀爲畏當以爲懷也此言與勿士行枚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之意垤丘垤也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穹窒鼠穴穹空也窒所壅土也念其將至而灑拚甫問切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四國爲亂何足云惡也斧也斨也以及錡銶皆人之所用建國封親制典禮立政刑皆爲天下之用猶人之有器用也故以斧爲與言既破毀我斧又將缺我斨矣斨方孔而大者商奄始率管蔡爲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皇釋言匡正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可哀也其德亦甚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將有害訛與吪同動也或寢或吪振動於四國爲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

嘉善也釸不知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遒迫急也加切於訛休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矣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伐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爲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覯見也故云我欲覯見之子惟以禮乃可籩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籩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

九罭

周公爲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罭網之固密者也鱒魴魚之美者（詩云必河之魴）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信安處也矣深責在朝廷之人也宿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檻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碩大也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其謙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安也几安義几之立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唯其處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上二句言跋言疐實有几几不暇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羣臣嘉賓則用鹿鳴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次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乎以王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騑騑不止嘽嘽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騅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與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歎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故以義告之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作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采之狀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於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駒騏駱騮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諏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鄂不韡韡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三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鶺鴒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亦有也況也永歎校之則可永歎也骨肉不能相爲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譬之兄弟很鬩於牆雖有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兵戎之爲之義五章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相宴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食飫足兄弟既偕來當和樂且孺也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和如鼓瑟琴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厚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具酒食相樂也先儒以藇爲美未喻是否伐木之際尚釃酒相樂況既有肥羜當以召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洒埽精潔盛陳簋器況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峻阪尤須衆力故釃酒之多況乎有威具籩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疏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詩感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岡陵如川之流聚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無窮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設辭也五章言其所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豐樂質實也羣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恆亦猶升言光照遠盛如南山之無虧崩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玁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

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饑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與下盡力以爲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五章再言騤騤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也腓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修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日爲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戍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憫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之切心如饑渴其傷悲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爲說於義無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文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出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首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旗旐旆旆華盛旆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三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上□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敘其久戍也以多難故不遑起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和爲一方所徯望南仲之□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南仲之伐西戎也觀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玁狁兵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敘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見也訊其魁首□□□□□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事□□之言也不可取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魚也見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多且旨同旨且有□□□酒多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禮也盛□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爲福之長也南山與君北山與臣臺萊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薈蔚之美盛猶君子爲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爲福長久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與君子爲邦家之光榮無疆猶無期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栲杻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與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枸楰木之尤高大者與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湛露

湛湛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與燕樂恩惠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柔從而盛者以與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惠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其桐其梓其實離離桐梓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湛露在桐梓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德澤所懷其序然也離離猶累累

采芑

芑美菜地力壯盛則可植美菜與文武之將甲兵之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辭采芑於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干猶今云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往征也言四騏翼翼壯健路車儀飾之盛次章重言之中鄉亦美田旂旐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敘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以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爲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知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仇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玁狁時聞于四方故荊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西文一作武）至是蹙矣故云復文武境土也此詩美其修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吉日則言美矣）既攻謂堅治既同謂調一孔阜爲肥壯之子猶云二三子指所任者囂囂盛衆貌有繹聯屬決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者傾助也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助斂禽者舉柴（土賣切）衆射大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此徒御不其警戒乎庖廚不其充盈乎（承上言）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既禱祭馬祖而禱之伯爲馬祖據爾雅之文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之誠意發小豝殪大兕言所獲耳不須爲多說也大兕牛類今西方有之（旄牛）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也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於夜之未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能常也故次云未艾向晨也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必將怠矣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箴之於事如鍼砭之刺病矣央中也艾向盡也晨曉也將將鸞鈴聲噦噦車軨會聚聲光明之盛晣晣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貴色之俊馬與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縶之不使去留玩樂以永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日永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豈當使遠去也藿蔬之葉夕猶朝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爲嘉賓賁然光彩來思思其賁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無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有潛遯之賢者而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遠遯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爲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

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棄我俾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步時運也猶如也滮池北流小水微流也尙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滮池名無源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之善者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於煁竈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鼓鐘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中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慘慘然憂蹙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鶖之在梁鶴之在林皆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鴛鴦雌者右翼掩左是雄之常也今王爲夫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爲高也而反覆卑與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我困病疷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卬字訓我也謂幽王我却烘於煁今俗語如此

大雅　旱麓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於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重修百福以干天祿申重也人爲善而獲福修善乃福也爲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干祿也瞻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其先祖愷悌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榛楛旱山所有之木瑟彼玉瓚此章言先祖積德必有善承之子孫也瑟密義謂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愷悌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瓚圭瓚玉器黃流鬱鬯也鳶飛戾天此章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鳶飛戾天與上得其道謂先祖魚躍于淵與下得其宜謂後嗣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作興起之於善也言不遠作人於善乎清酒既載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饗其成功也載事謂造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享報而子孫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柞棫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報此章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棫之所以密茂由人焚燎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於昔也神指先祖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莫莫葛藟前章言由先祖之爲此章重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葛藟柔曼茂盛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與君子率循先祖之道以干天祿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君子或目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辨

皇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莫若周然此詩主意在美王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序因云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皇大也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增其式廓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式廓謂規限也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增而大之也憎字與增同憎心有所超也義與增通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與之業其去惡養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爲與作之謂拔之屏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菑其翳也菑立死翳自斃意者立死則全枯翳謂枝幹之死耳故菑上配作之翳上配屏之作弁根出之屏伐去而已夫人之爲惡以自亡故以自死之木與之修之平之修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栵故字以列謂修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與平治民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檉椐檉河柳也椐樻也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與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檉椐乃與民也二木常木衆多者

故以與民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壓柘待用之木以與養育
賢才也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上述其治矣此云天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串
夷載路也串循順之義穿物一貫爲串字形亦然夷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充
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充塞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
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帝省其
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爲之可以配
天也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與也柞棫常木與民松柏良材與
賢才拔長盛與生民繁庶兌潤澤與賢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
之爲人君之德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爲人君然其
爲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
伯王季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天
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與王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
又成其兄讓德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光顯受天福祿保而
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閒此詩本意在美王季故其言大
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
述王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鑒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之義疑是大也德
音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克明非徒能明又能類類肖也今人能知
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
爲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人民與王此大國克順又克俾順
謂順道俾化民貽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己能順道然後能使
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特俾民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
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而
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
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
也畔近岸援攀援歆欲之動也羨愛羨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
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

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共文王赫然而
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
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
與侵廣土疆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地益廣至於岐
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宇至登高岡也矢陳也謂墾闢言人無耕
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
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
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邑其德爲萬國所
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
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
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於形迹也
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其化之感人雖不
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
也民由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
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
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
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爾爲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
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衝二車皆兵車臨衝閑閑此章述
伐崇而天下畏服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校訟不服之狀凡聖人
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崇侯迷惡當文王之徐緩
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訊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
者也安安不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
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爲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所以
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又明
其罪惡以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於是四方畏服莫敢
侮慢伐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茀茀盛強之狀既力攻之崇乃仡仡然仡仡

壯勇之狀堅拒守是其惡之終不革者也於是攻伐之肆謂縱攻也絶滅之忽滅也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在前章者蓋此章自侵自阮疆言其廣疆宇以至於及遠建都邑一併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伊川經說卷之三

伊川經說卷之四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春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于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

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己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伐夷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諡稱私諡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辠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自古簒弒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名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摟諸侯以伐鄭固爲辠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辠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辠左氏以爲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弒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爲乎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别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别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螟

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絶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輸平于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辠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尙禮秩如嫡卒

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辠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辠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二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爲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

螟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衞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爲主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譖於桓公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翬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卽位諡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辠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辠自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辠也二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于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宜公爲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弒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

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辠均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蝗也既旱又蝗飢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寔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五年冬如曹尙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啟夏大閱妨農害
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弒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
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
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
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季亥焚咸丘
右者昆蟲而後火田去莽蔚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
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
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春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
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弒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
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
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
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
之道也
○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舊有解說者纂集附之於後
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三國爲主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十有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
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己不能保
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突書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卽位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衞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辠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而取怒大國故深辠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爲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二年方逆蓋齊難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卽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卽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故卽書滅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夏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
故不諱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辠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閒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二十有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
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不稱君居喪祔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
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爲辭矣
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三年秦人伐晉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
能終改耳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
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
晉聖人取其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尙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王使
召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
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
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
禮夷之也言其尙夷也蓋嫡妾之亂自兹而始
十年夏秦伐晉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旣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
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
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名倭文公子子亦庶兄匡王五年卽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脫氏字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
不云我非謂彼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旣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
晉不救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卽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
楚爲強盛淩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
懼而服從與之約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三年冬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
八年冬衛人來媵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尙聞於諸

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
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國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
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二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
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宋殺其大夫山
去族害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
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
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一本此下云襄十年柤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卹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
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爲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實之于苕丘也
十有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
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二年冬遂城虎牢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三年六月乙未同盟于雞澤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爲主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閒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
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
晉者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同病楚也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容儀恭明曰昭
元年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
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
莒展輿出奔吳
為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
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
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
盟之罪實為幸也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
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
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辠以
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
○哀公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己與之彼以非義
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故賂齊以
說之
齊人歸讙及闡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伊川經說卷之四

程氏經說卷之五　　二先生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義爲利以利爲利也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當作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當作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其字衍）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作殆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程氏經說卷之五

程氏經說卷之六　　伊川先生

論語說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雖樂於及人不見知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於其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道千乘之國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學（一作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親事君與朋友交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之自脩當如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慎其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矣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盛德之輝光接於人者也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其不失於相近亦可尙也

敏於事勇於行也

貧無諂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脩也切磋琢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爲自脩之道知來者也

爲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矣

温故而知新温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言則可信

周而不比周爲遍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遍

學而不思則罔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攻求異端則害於正

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己能慎得祿之道也

舉直錯諸枉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書云孝乎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爲是則何所不能爲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也

林放問禮之本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夷狄之有君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如(一本無如字)射乎射者正己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其爭乎

巧笑倩兮美質待禮以成德(一作法)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能諭故曰起予

夏禮吾能言之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矣故夫子不能成之

禘自既灌而往者灌者祭之始也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逆祀固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治之如視諸掌也不知也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之甚而言耳

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抑之云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也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工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心也切於善(一作色)乃傷善也

管仲之器小哉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乎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樂始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有傳之失者故未盡善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以愛人爲本主於寬厚禮主於敬喪主乎哀不然是無本也何以觀乎

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居以親仁爲美處不擇仁焉得爲知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苟志仁無惡也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得善弗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言道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仁斯至矣不繫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固嘗(一作當)有之己未嘗見耳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爲國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君子求其在我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也求爲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德不孤必有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公冶長

斯焉取斯斯助語詩云恩斯勤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尙飾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器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飾之盛者皆從玉見其飾之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己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子路以爲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己夫子許其勇而謂其不能量度事理也取材裁度也材裁通用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既能自謂何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及所以勉之進也

宰予晝寢人既耽惡難以語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惟恐復有聞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與人交也

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爲知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其然豈其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慍則非也苟無喜慍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以政告新爲忠斯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使晉時也其再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子在陳曰歸與夫子之刪詩書使羣弟子編輯之也

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

孰謂微生高直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顔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顔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善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質也語生質則不異於人人不若己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子桑伯子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顔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求乃欲資之而爲之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者所以示冉求以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九百思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夫子之使子華義也原思爲宰有常祿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回三月不違仁得善則服膺弗失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至謂心存於仁非能至於仁也

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唯三子者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顔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由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女自止非力不足也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道不可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戶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
樊遲問知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
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者一本有喜字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通流仁者樂於
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
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
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觚之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
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
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
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
以弗違畔於道矣
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為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
子之被強也故不說夫子為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
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庸之德
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堯舜病其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
窮己也患其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
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恕者為仁之方也
述而
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識而無倦者有諸己者也何有
於我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
矣以仁知而言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如是則德日
新
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温裕之貌
吾不復夢見周公夢見周公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
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苟以禮來者無不受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
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見於辭色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甘矣則飫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無所預於己安於所
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所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
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己故夫子抑而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
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為多矣能察知所慎善觀聖人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為二也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不可
夫子為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二人者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

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云樂亦在其中矣非樂疏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惟於詩書執禮必正其言也

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能知聖人也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也惟自謂好學耳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自謂好學也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安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於事謂之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常雖無善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

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絕之則太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司敗之問而以爲黨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蓋巫馬期約以復告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常人於文飭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己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謂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誄告夫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善可遷故云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之讓非謂其弟也爲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歿爲終其事也故以全歸爲免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不問而自言故曰言曰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言出於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愼之於身言動之閒皆有法則容貌莊敬則可以遠暴慢顏色正則自知其信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鄙謂偏僻倍謂違悖義理倍與背字通用孟子曰師死而遂倍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在修己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顏子能無我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剛毅而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貴富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爲才美謂威儀技藝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爲可恥而不處特立者能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之始必定公始仲尼自衞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而有不然者僞妄之甚不可得而知也謂非常理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其德之高也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爲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尙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禹德之至不可復有加矣再言無閒稱美之深也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不以一善得名於時蓋其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最下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拜乎上泰也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

按時氏本伊川先生作論語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略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故從閣本云

程氏經說卷之六

程氏經說卷之七

孟子解

按晁德昭讀書志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又按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複載因存其目云

程氏經說卷之七

程氏經說卷之八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不可不修

道也者不須臾離也止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　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爲己而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止萬物育焉

此章明中和及言其効情之未發乃其本心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仲尼曰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者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飲水而已之謂無忌憚以無所取則也不中不常妄行而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人莫不中庸善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不息則爲聖人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止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爲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歟止其斯以爲舜乎

此章言舜所以用中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樂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止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章辨惑陷阱之可避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守之此所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言中庸之難能均平治也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久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子路問強止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章言強之中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強者也南方中國也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任力故止爲強者能矯以就中乃得君子之強自和而不流以下皆君子自矯其強者也塞未通也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富貴不能淫也

子曰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

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止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所謂隱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

常道盡矣

子曰道不遠人止　君子胡不慥慥爾

言治人治己之常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而遠人是爲外物一人之身而具有天地之道遠而故今大而天下同之是理無毫釐之差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將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責子之孝而自知乎未能事父責臣責弟責朋友皆然故惟安常守中務實是乃治己之務

君子素其位而行止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安土順命乃所以守常素其位不援上不陵下不怨天不尤人居易俟命自邇自卑皆安土順命之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止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論誠之本惟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謂微矣然體物弗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止　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盡其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止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亦言庸行本於孝文武周公皆盡孝者也所以父作子述而無憂者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武王之孝能不失顯名而尊爲天子周公則達孝於天下是皆盡孝者也武王周公善繼文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故修其祖廟所以繼文王事親之志序爵序事所以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追王之禮下達於士庶人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

哀公問政止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章言爲政盡本於庸行也盡修身之行至於以道以仁行之至也思修身至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也

天下之達道五止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始有異也既不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修之身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者何中庸而已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止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言庸行至于九經盡矣自知天至於九經無精粗之別必備乃所以爲常道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修身九經之本必親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禮義由賢者出尊賢則不爲異端所惑大臣人所瞻仰所以取法非其人黜之可也在其位不可不敬不敬則民眩不知所從讒色貨皆害德舍是三者惟德之貴則人勸而爲賢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而不責以善此所以諸父兄弟相勸而親官盛任使如注說注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待之以忠信養之以厚祿士無有不勸者也遠人惟可以柔道馭之送

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柔道也厚往薄來不爲歸己者厚也一說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以貫九者誠也故其下論誠

凡事豫則立止　道前定則不窮

豫謂成己素定也成而素定非誠而何有諸己之謂信無信不立有信不廢如誠有之何往而不可苟無其實幾何不窮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止　不誠乎身矣

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而後已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說之而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故所以能誠其身此章論在身之誠

誠者天之道也止　雖柔必強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無則無思然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至之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

自誠明謂之性止　明則誠矣

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理之實然者至簡至易既已至之則天下之理如開目睹萬象不假思慮而後知此之謂誠則明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簡易實然之地而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于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同者皆然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於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天地參

其次致曲止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徧覆包含無所不盡然而稟於天不能無少偏曲則其所存所發在偏曲處必多此謂致曲雖曰致曲如專壹於是未有不成德之成矣未有不見乎文章致曲至於成章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知類通達見其所不盡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之不可與幾故知至未有不動者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心乎動動而不息雖文有大小未有不變者也變者復之初復于故則一於理不知其所以變故惟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止　故至誠如神

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與亡之兆今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將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誠者自成也止　故時措之宜也

誠不爲己則誠爲外物道不自道而其道虛行既曰誠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將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象接於耳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故有內

外生焉性生內外之別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內外故具仁與知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大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乎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蕘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是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則誠之爲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乃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閒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爲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時措之宜者凡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者也

故至誠無息止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章言至約之理惟至誠而已盡天地之道亦不越此窮盡實理得之有之其勢自能至於悠久博厚高明但積之而已蓋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無雜則其行無閒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爾乃乾坤之所以開闔如使之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堪任也徵驗也悠久長也凡物用之不窮者其才堪任是用也如有所窮則其用必息故誠之所以久者不息而已不能堪任廢敝必矣又安所效驗於外哉不息至於有徵則傳之百世亦猶是也能傳百世而不已則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卑有如是廣博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其積不得不明是皆積之之效也所以覆物載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乃天地之道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止於至誠而已天地之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而已如使天地爲物不貳則必有已積之有已則其積不多昭昭撮土之微不同乎衆物又烏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功能哉天之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爲聖人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大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　敦厚以崇禮

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德所以凝至道也雖有問學不尊吾自德之性則問學失其道矣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以自求則精微不足以自信矣雖有中庸之道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污合俗矣雖知所未知不溫故以存之則德不可積雖有崇禮之志不敦厚以持之則其行不久此皆合德與道而言然後可以有成矣

是故居上不驕止　其此之謂歟

居上不驕知上而不知下爲下不倍知下而不知上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

子曰愚而好自用止　其寡過矣乎

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烖之道也故王天下者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仲尼祖述堯舜止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祖述堯舜善有所尊憲章文武善有所徵上律天時如祖述堯舜下襲水土如憲章文武蓋稱堯舜者以道言之天時者道之所由出也稱文武者以政事言之水土者人之所有事也律之言法襲之言服也此言仲尼之中庸如

是之大如是之備故譬言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止　故曰配天

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聖人成德非萬物皆備足以應物而已其停蓄充盛至深至大出之以時人莫不敬信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

惟天德爲能配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止　其孰能知之

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者實有理是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謂庸全其所固有之義則經綸至矣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謂之中尊其所自出則立之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謂化育明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至誠而至於此則至誠之事盡矣天德全矣夫天德無所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積而至於至厚厚則深深則大厚也深也大也不至於天則不已卒所以浩浩者天而已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止　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至終篇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聲無臭聲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誠一於天可知闇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本我心之所固有也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得而致力焉惟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源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揭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如此則入德其幾矣反本之要吾心誠然而已心誠然之豈係乎人之見與不見惟內省不疚可矣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必賞罰而人知勸沮其盛德之盛足以使人愛敬愛之則樂從故不待勸敬之則不敢慢故不待懲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天下正己斯可矣正己則物孰與不正篤恭而天下平正己而已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何聲色之用乎德之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不肖也可以能行其輕而易舉豈特毛之比乎故毛輶有倫如誠一於天則無聲無臭之間得其實理斯盡之矣

按晁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載此卷切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卽朱子所辨藍田呂氏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

程氏經說卷之八

粹言序

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釐而千里謬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十篇篇標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効夫語孟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粹矣中說類多格言迺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謚明道先生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間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南軒張栻序

河南程氏粹言目錄

上卷
論道篇
論學篇
論書篇
論政篇
論事篇
下卷
天地篇
聖賢篇
君臣篇
心性篇
人物篇

二程粹言卷之一

宋龜山楊　時訂定

宋南軒張　栻編次

論道篇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閒又況夫毀髮而棄人倫者乎

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

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或謂惟太虛爲虛子曰無非理也惟理爲實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小大太虛何小大之可言

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子曰誠者實理也專意何足以盡之呂大臨曰信哉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或問介甫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子曰言乎一事必分爲二介甫之學也道一也未有盡人而不盡天者也以天人爲二非道也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猶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其道則無二也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

或問子所定昏禮有壻往謝之儀何謂也子曰是時也以今視古氣之淳漓不同矣今人之壽夭貌象與古亦異而冕服俎豆未必可稱也聖人之主化猶禹之治水耳宜順之而不逆宜遵之而不違隨時之義亦因有此焉

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遠本而末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王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人欲以復天理聖人之教也或曰然則未可盡去乎曰本末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禮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遜有節非威儀則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末勝而本喪則寧遠浮華而質朴之爲貴爾

子曰純於敬則已與理一無可克者無可復者

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

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子曰聖人以生死爲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或曰本以利心得之耶抑亦利心求之而有失也子曰本以利心得之故學者亦以利心失之也莊生所謂無常化者亦若是爾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子曰既無真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

而不求其心採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是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

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子曰便儇佼厲之人去道遠而

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

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遇之道大矣哉

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或問孝悌爲仁之本與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仁性也孝弟用也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直曰仁之本則不可

或問仁與聖何以異子曰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名其極也有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或問敬子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子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子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誠者自成也

或問中庸可擇乎子曰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忒奚爲而不擇

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不可曰以敬直內以義方外謂之敬義者猶曰行仁義云耳何直之有所謂直也者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推而放諸四海而準

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子謂學者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或問四端不言信何也子曰有不信故言有信譬之四方其位已定何不信之有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斯不信矣是故四端不言信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爲仁也

子曰敬則無間斷文王之純如此

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子曰今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

微曷嘗違哉

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爾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無一亦無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二而已

子曰天以生爲道

或問理義何以異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形而上者存於洒掃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尙所以事天也

子曰理善莫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該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常而不可易故旣曰中又曰庸也

或問商開丘之事信乎子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

或曰蹈水火白刃而無傷巫師亦或能之豈在誠乎子曰彼以邪心詭道爲之常懷欺人之意何誠之有曰然則其能者何也子曰西方有幻術焉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駭衆人之耳目者皆幻也巫師所能迺其餘緒耳

子曰異端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則不能然是己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或問信在四端猶土王四季乎子曰信無在無不在在易則至理也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

或問夫子曰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子曰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也

子謂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子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迺所當爲强私之也

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乎曰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何如對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子曰有是覺則是動矣曰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子曰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曰何以未發言中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若俟人爲布置則不中矣

子曰或言方有內外是有間矣道無間方無內外

或問何謂時中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蓋以事言之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絶之有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子曰昔聖人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唯能親親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仁義盡人之道矣

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

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子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

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

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美惡在物我無心焉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然物未嘗忘也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乎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養也氣自氣爾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養言之也

或問集義必於行事非行事則無所集矣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也

又問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久而成焉意亡矣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爲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爲者乎

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

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子曰仁孝之理備於西銘之言學者斯須不在是卽與仁孝遠矣

子曰無不敬者對越上帝之道也

子曰順理則無憂

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今以無傳焉

或問釋氏有事事無礙譬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此理有諸子曰佛氏善侈大其說也今一言以蔽之曰萬物一理耳夫百氏諸子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佛氏其辭皆善遁今卽其言而究之則必曰吾不爲是也夫已出諸其口載之於書矣遁將何之

子曰佛之所謂世網者聖人所謂秉彝也盡去其秉彝然後爲道佛之所謂至教也而秉彝終不可得而去也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眞吾多見其喪天眞矣學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或問愛何以非仁子曰愛出于情仁則性也仁者無偏照是必愛之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王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善也子曰非也變未離其體也化則舊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事爾使學者玩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之言夸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亡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求三既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子曰至顯莫如理昔有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者或人聞之而曰琴胡爲有殺聲也夫殺在物見在心而聽者以聲知之非至顯歟

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

子曰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子曰幾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呂大臨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也大臨曰所謂道也性也中也和也名雖不同混之則一歟子曰中卽道也汝以道出於中是道之於中也又爲一物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當也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烏得混而一之乎大臨曰中卽性也循性而行無非道者則由中而出莫非道也豈爲性中又有中哉子曰性道可以合一而言中不可幷性而一中也者狀性與道之言也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卽天地方圓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非出於方圓矣中不可謂之性則道非出於中矣中之爲義自過與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爲性可乎性不可容聲而論也率性之謂道則無不中也故稱中所以形容之也大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赤子之心至虛無倚豈非中乎此心所發無往而不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所謂允執厥中也子曰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而爾指爲中是不明大本也大臨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未有所知其心固不同也孟子所言特取其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爾非謂無毫髮之異也無過不及之謂中何從而知之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至虛不倚純一無僞以應萬物之變何往而非禮義哉故大臨以赤子之心爲中而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謂無毫髮之異斯異矣大本則無異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求中之中去中不亦遠乎大臨曰然則夫子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者而未發之時謂之無心可乎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人所見何如耳論愈析微則愈易差失言之未瑩則亦擇之未精耳大臨曰此則淺陋之辜也敢不承教

論學篇

子曰識道以智爲先入道以敬爲本夫人測其心者茫茫然也將治心而不知其方者寇賊然也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故敬爲學之大要

子曰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而已存而不失者心本無懈何事於防閑

也理義益明何事於思索也斯道也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卽我之用也萬物之禮卽我之體也

子曰行失卽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子曰犯而校者私己也不校者樂天也或曰然則無當報者乎子曰其有報也亦循理而已

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蘇昞問脩辭何以立誠子曰苟以脩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吳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通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君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彀不滿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未誠者何子曰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綴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綴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務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安能常且久耶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子曰於上深有所望於下深有所責其處己則莫不恕也而可乎

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

子曰人之智思因神以發智短思敝神不會也會神必有道

子曰古人謂心廣洪大無偏而不起之處得見其人亦可與語矣

韓公與子坐惜日之暮喟然而歎子曰常理也古猶今也而何歎曰老而將去也子曰勿去可也曰奈何而勿去子曰不能則去矣

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

子曰可觀莫如萬物之生意

子曰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於義命者

子曰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子曰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閒卽廢天職

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或問入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

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

或問有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或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子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或問爲養而求仕不免憂得失將何以免此子曰志勝氣義處命則無憂矣曰在己可免也而親不悅柰何子曰爲己爲親非二事也其如命何人苟不知命見利必趨遇難必避得喪必動其異於小人者幾希聖人曰命云者爲中人而設也上智之士惟義之安雖曰求而得之然安於義而無求此樂天者之事也至於聞有命而不能安之則每下矣

或問爲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子曰是其爲業也不專則不工也專則志局於此斯害也已學以養心奚以文爲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至蘊所發自然而成也

或曰游夏以文學稱何也曰汝謂其執簡秉筆從事於詞章之技乎

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

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

子曰言不可不謹傷於易則誕傷於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君子所以非法不道也

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

子曰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自勝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

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識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

子曰進學莫先乎致知養心莫大乎理義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彥霖再問立德進德當何先子曰有既立而益進者上也有勇而至於立者次也

或問必有事焉者其敬而已乎子曰敬所以涵養也集義所謂必有事也不知集義是爲無事也曰義者中理之謂乎子曰中理見乎事敬在心義以方外然後中理矣曰義與敬何以異子曰敬所以持守也有是有非順理而行者義也曰敬猶靜歟子曰言靜則老氏之學也

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

子曰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末如之何也

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

子曰根本既立然後可立趨向趨向既立矣而所造有深淺不同者勉與不勉故也

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子曰重任必強脊膂之人迺能勝

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

子曰自得而至於無我者凡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子曰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

子曰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子曰識必見於行如行道塗涉暗阻非日月之光炬火之照則不可進矣故君子貴有識力學窮理則識益明照知不惑迺益敏矣

子曰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子曰動以人則有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子曰學必激昂自進不至於成德不敢安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強勉而已

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大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尚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子曰清污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子曰非爲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

或問日新者益進乎抑謂無弊而已乎子曰有進意而求益者必日新

或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子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

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賢否愚智有所不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學以知天爲本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故學者以親賢爲急

子曰學不博者不能守約志不篤者不能力行

或問學何如而謂之有得子曰其必默識心通乎篤誠明理而涵養之者次也聞之知之意億度之舉非得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蓋非一端而已也又問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子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子曰於所當爲者用意而爲之未免私心也

子曰致知則智明智明然後能擇

或問夫子之教必使學者涵養而後有所得如何其涵養也子曰莫如敬

子曰學者以屏知見息思慮爲道不失於絕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之至明則萬物畢照鑑之常也而奚爲使之不照乎不能不與萬物接則有感必應知見不可屏而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則二三矣苟繫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入況於主敬乎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子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

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或問使從俗可以從歟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子曰學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不能然者不見實理故也

或問何謂實理子曰灼然見其是非可否也古人有視死如歸者苟不見死重於義如見火之熱水之深無復疑則其能者未矣

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朱光庭問爲善之要子曰孜孜而爲之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爲善也

子曰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伯淳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其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矣

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也及夫施於用則必有其漸

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在己無自辱之患

子曰古之教人無一物不使之誠心射與舞之類是也

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

或謂舉子必精脩其所業可以應有司之選今夫子每止之使勿習何也子曰設科以文詞取之茍可以應科則亦足矣盡心力而爲之以期乎必得是惑也

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自壞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子曰古所以成材之具今舉無矣惟出入於人心者猶在耳學者其可不勉乎

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也

子曰博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茍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子曰昏於天理者嗜欲亂之耳

子曰子厚以禮立教使學者有所據守也

子曰學者於聖人無卓然之獨見則是聞人之言云耳因曰亦云耳而已

子曰學不純則不得其所止中無止則不能不外求譬夫家有藏寶者豈復假人以爲玩乎

潘康仲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子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

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子曰蘇呂二子皆以知見聞見爲學之患吾喜其近道必欲堅叩明其辨可與終其說矣夫人之學非自願其有差也知之不至則流別於殊途陷溺於異端亦不得免焉耳

子曰呂進伯老矣慮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遂死焉亦可謂之好學也

子曰養勇之法求之太急故性氣輕軼而難御凡長育人材也教之在寬待之

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切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子厚曰十詩之作將以驗天心於語默也子曰舍是有言亦烏得已乎

子謂子厚曰關中之士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庶幾善學者子厚曰如其誠然則志大不爲名亦知學貴於有用也學古道以待今則後世之謬不必屑屑而難之舉而措之可也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子曰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

子曰林大節少戇然得一言即躬履學者可畏莫如聞斯行之聞而不行十蓋九矣

子謂門人曰昨日之會談空寂者紛紛吾有所不能嘿此風既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釋氏盛時尚只是崇像設教其害小爾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謂佛爲不可不學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嗚呼淸談甚晉室衰況有甚者乎夫明智之士中人以上之資也其才足以自立則反之難矣學者必至於自信而不惑則彼不能亂不然猶之淫言美色戒而遠之尚恐不免也

侯仲良曰夫子在講筵必廣引博喻以曉人主一日講既退范堯夫揖曰美哉何記憶之富也子對曰以不記憶也若有心於記憶亦不能記矣

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子曰吾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節嗜欲定心氣如此而已

子曰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格物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子曰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至於格物則不言獨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而後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子曰學莫貴乎自得非在人也

子曰見攝生者而問長生可謂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可謂大惑

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而成物今之學者爲人而喪己

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

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理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習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子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子曰德威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痛慘戚而心

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其末考詳略採同異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子曰學以不欺闇室為始

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

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盡講是以博為教非有益也

子曰學而為名內不足也

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

子曰有慾則不剛剛者不屈於慾

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

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

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論書篇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子曰堯夫曆差之法妙絕乎古人矣蓋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虛求之是以不差陰常虧陽常盈差之所由也昔洛下閎之作曆也謂數百年之後當有一日之差乎何承天慮其差也則以所差之分均於所曆之年以考每歲所差之多少謂之歲差法而差終不可定也

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為先

或問春秋發微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有謂六經為六藝之文何其求之於淺也

劉絢問孔子何謂作春秋子曰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以為萬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顏子為邦之道可見矣

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天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子曰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卽夷之韓子謂春秋謹嚴深得其旨矣

子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故春秋曰春王正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或問易有大過何也子曰聖人盡道而無過故曰大過亦當事之大耳猶堯舜禪遜湯武放伐之類也道無不中也無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見則謂之大過於常耳是故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而實無所過也

子曰素問出於戰國之際或以為三墳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或問何說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豈不當哉若運氣則不可用

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

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

子曰周禮之書多訛闕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學者審其是非而去取之爾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本朝經典比之前代爲盛然三十年以來議論尚同學者於訓傳言語之中不復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魯威公弑君而自立其無歲不及諸侯之盟會者所以結外援而自固也齊遠與戎盟春秋危之而書至者以謂戎也苟不知鄭真陳之黨惡而同爲不義則必執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弑多出於公族蓋其自謂曰先君子孫也可以君國而國人亦以爲然從而奉之也聖人明大義以示萬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弑君者皆絕屬籍蓋爲大惡既自絕於先君之世矣豈得復爲子孫也古者公侯刑死則無服況於弑君乎此義既明矣而或有以屬稱者可見其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階亂也春秋所書大槩事同則辭同後之學因以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其義各不同蓋不可以例斷也

子厚爲二銘以啓學者其一曰訂頑訂頑曰云云楊子問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後世有聖賢而推本而亂未免歸過於橫渠夫子盍爲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乃在正蒙至若訂頑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愛合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斯亡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用不亦異乎楊子曰時也昔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服之豈敢疑其失於墨氏比也然其書以民爲同胞鰥寡孤獨爲兄弟非明者默識焉知理一無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於兼愛非謂其言之發與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施也昔意西銘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疑其辭有未達也今夫子開諭學者當無惑矣

或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子曰訂頑言純而意備仁之體也充而盡之聖人之事也子厚之識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耳

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於周子使吾求仲尼顏子之所樂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毀無以見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夫所謂易也此也密也果何物乎聖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學者深思當自得之得之則於退藏之密奚遠乎

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二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湯武之事矣然則謂何子曰知大人之道爲可至則學而至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或問胡先生以九四爲太子爻可乎子曰胡爲而不可當大臣則爲大臣當儲貳則爲儲貳顧用之如何耳苟知其一而不知其變則三百八十四爻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矣

子曰夫人之說無可極者惟朋友講習以相資益爲說之至也

子曰大學孔子之遺言也學者由是而學則不迷於入德之門也

子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或問人以能立爲能賢而易取於隨何也子曰隨者順理之謂也人君以之聽善臣下以之奉命學者以之徙義處事以之從長豈不立哉言各有當也若夫隨時而動合宜適變不可以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可與權者不能與也

子曰由孟子可以觀物

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凡書載事容有重輕而過其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信於辭則或有害於義曾不若無書之爲愈也

子曰孟子言三代學制與王制所記不同王制有漢儒之說矣

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學者所當潛心也勿忘勿助長養道當然非氣也雖然既已名之曰氣則非漠然無形體可識也如其漠然無形體尙何養之有是故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無非義也

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子曰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己絕亂之道也

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爲準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惟權乎權之爲言稱輕重之義也權義而上不可容聲矣在人所見如何耳

張閎中曰易之義起於數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迺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管輅郭璞之流是也非聖人之道也閎中曰象數在理中何謂也子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則可以由辭而觀象故曰得其理則象數舉矣

子曰乾九二言聖人之學也坤六二言賢人之學也此其大致也若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無異道故也

子爲易傳成門人再三請傳終不可問其故子曰尙不祈有少進也乎時年已七十餘矣

子曰卜筮有疑心則不應

子曰孔子之言莫非自然孟子之言莫非實事

子曰曆法之要以日爲主日正則餘皆可推矣

或問蒙之上九不利爲寇夫寇亦可爲而聖人教之以利乎子曰非是之謂也昏蒙之極有如三苗者征而誅之若秦皇漢武窮兵暴虐則自爲寇也

謝師直與明道言春秋明道或可之又言易明道不可師直無忤色他日又以問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師直曰伯淳不我與而子何爲有是言也子曰忘刺史之勢而屈以下問忘主簿之卑而直言無隱是固易之道也

子讀春秋至蕭魚之會歎曰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自是而不復背晉者二十有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子曰春秋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能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子既老門人屢請易傳教而習之得以覩質諸疑子曰書雖未出而易未嘗不傳也但知之者鮮耳其後黨論大興門人弟子散而四歸獨張繹受其書於垂絕之日

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所學於古者比後世爲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矣今之禮書皆掇拾秦火之餘漢儒所傅會者多矣而欲句爲之解字爲之訓固已不可又況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

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

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或問嚴父配天何以不言武王而曰周公其人也子曰周家制作皆自乎周公故言禮必歸焉

或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天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遍天之用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嘗有爲也則可乎

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子曰退之作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孔子之取也取其止於禮義而已然比君以碩鼠目君爲狡童疑於禮義有害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告之永誓不諼吾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齊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顧戀遲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曰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寤寐而不忘末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之不詐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朴順事而爲治耳至始爲堯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或曰大學在止於至善敢問何謂至善子曰理義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識可也

或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故堯之治必先克明峻德之人然後以親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學易之問曰終日乾乾可也此盡道之言也文王之聖純亦不已耳子曰凡講經義等次推而上之焉有不盡者然理不若是也終日乾乾未足以盡易在九三可也茍曰乾乾者不已也不已者道也道者易也等次推而上之疑無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讀易至履彖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脩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而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

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脩葺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爲小補耳

或問制器取諸象也而象器以爲卦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設卦以示之耳

或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子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尙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

子曰論語一書未易讀也有既讀之而漠然如未嘗讀者有得一二而啓悅其心者有通體誠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子曰讀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奚爲也於是有要約精至之言能深窮之而有所見則不難於觀五經矣

子曰艮止其所也萬物各止其所分無不定矣

論政篇

子曰孔子爲政先正名名實相須故也一事苟則無不苟者矣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子曰八十四聲各盡其清濁之極然後可以考中聲聲必本乎律不得乎律則中聲不可得矣律者自然之數也今世有三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之蓋律之遺也而用之者末矣欲度量權衡之得其正必自律起而律必取於黃鍾以律管定尺蓋準氣乎天地非積秬黍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物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也今則不可矣

子曰養親之心無有極也貴貴尊賢之義亦何有極乎

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惡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絶也茍無含洪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絶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絶人

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人蓋常事耳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

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李籲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何如子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子曰爲治而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復必也

子曰封禪本於祭天後世行之秪以自誇美而已王仲淹曰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斯言當矣或曰周頌告於神明非乎子曰陳先王之功德而非自誇美也

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爲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亦不復疑也

子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者正而已矣正者虛中無我之謂也以有繫之私心膠於一隅主於一事其能廓然通應而無不徧乎

子曰治蠱必求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又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夫善救則前弊可革矣善備則後利可久矣此古聖人所以新天下垂後世之道

子曰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子謂子厚曰議法既備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顧欲載之空言庶有取之者耳子曰不行於今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尙德而不尙刑顧豈偏廢哉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劉安世問百世可知之道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仗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禮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元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子曰三代而後漢爲治唐次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子曰戰國之際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故也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祖宗涵濡既久矣故人心弭然柔伏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

子曰善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猶風過乎澤波濤洶湧平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天下之勢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子曰今責羣官吏無養廉恥之道或曰何類子曰如徒流杖使以銅贖之類也古者責不廉曰簠簋不飾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賜進士第使衞士掖之以見天子不若使趨進而雍容也大臣孰不由此塗出立侍天子之側曾無愧乎子厚曰先示以第名使以次見則亦可矣

有少監逮繫乎越獄子曰卿監以上無逮繫爲其近於君也君有一時之命有可必執常法而不敢從焉君無是命而有司請加之桎梏下則叛法上則無君非之大也子厚曰獄情不得則如之何子曰寧獄情之不得而朝廷之大義不可虧也

子曰後世有治獄而無治市周公則有其政矣曹參之治齊以獄市爲寄其時爲近古也

子曰舉措合義則民心服

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或問敬者威儀儼恪之謂乎子曰非也是所以成敬之具爾

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或人謀仕於子邑尉責重邑簿責輕子曰尉能治盜而已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治邑宜使民不爲盜也而謂責輕可乎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子曰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子曰游文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能得其自然也

子曰明道臨政之邦上下響應蓋有以協和衆情則風動矣天地造化風動而已

子曰今代之稅視什一爲輕矣但斂之無法而不均是以疑於重也

子曰世未嘗無美材也道不明於天下則無與成其材古人之爲詩猶今人之樂曲閭閻童稚皆熟聞而樂道之故通曉其義後世老師宿儒尚未能明也何以與於詩乎古禮既廢人倫不明治家無法祭則不及其祖爨必僭之是

用何以立於禮乎古人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氣行步有佩玉登車有鸞和無故而不去琴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於樂乎噫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晉城縣有令宰書名石明道記之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惟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所書大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傳蓋其意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行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而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則教令未孰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閱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今有書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近古第其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

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子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耳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青苗之法初行明道時居言職言於上曰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係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矣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矣今條例司劾不行之官駁老成之奏乃與一偏而盡阻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難乎其能濟矣

子曰唐朝政事付之尙書省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爾宇文周官名度數小有可觀者也隋文之法無不善者而多以臆決故不足以持久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爲國者武備不可廢則農隙而講肄焉有時有制保國守民之道也魯之秋八月則夏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政甚矣有警而爲之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是以聖人不與

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可爲也亦何義乎

子曰後漢名節之風既成未必皆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子謂子厚曰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子厚曰秦之士俗尤厚亦和叔啓之有力焉今而用禮漸成風化矣子曰由其氣質之勁勇於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規矩不迫也

子曰先王以仁義得天下而教化之後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糾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絕者遠矣

子曰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子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

子曰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子曰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當道君正而國定矣就事而言未有不變而能有爲者也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補

子曰苻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子曰古無之而今有之者一釋老是也

子曰有田則有民有民則有兵

侯仲良侍坐語及牛李朋黨事子曰作成人材難變化人才易元豐諸人其才皆有用繫君相變化之耳凡人之情豈甘心以小人自爲也在小人者用之於君子則其爲用未必不賢於今之人也

子曰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

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子曰漢文誅薄昭李衛公謂誅之是温公曰誅之非考之於史不見所以誅之之故則未知昭有罪漢遣使治之而殺漢使乎抑將與漢使飲酒因怒而致殺也誅之不以罪太后憂悒不食而至於大故則如之何如治其罪而殺王朝之使者雖寐不安席食不甘味昭之死不可免必知權其輕重然後可議其誅之當否也

子曰論治者貴識體

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子曰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運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呂進明爲使者河東子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子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必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乎

子移書河東使者呂進明曰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於嚴敬漢武遠祀地示於汾陽既非禮矣後世之人又建祠宇其失亦甚因唐人有妖人作韋安道傳遂設以配食焉誣瀆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尚何爲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不必請於朝不必詢於衆不必虞後患幸勿疑也

子移書河東帥曰公莅鎮之初僉言交至必曰虜既再犯河外不復來也可高枕矣此特常言未知奇勝之道也夫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今日彼不徒與大衆必不利於河外既空之地是大不然彼誠得出吾不意破蕩數壘已足以勞敝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夫謀士悅其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故爲今之計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豈獨使敵人知我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願往則數年之內遂致全實疆場安矣此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於是某以荷德之深思所報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論事篇

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即爲復矣

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

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或人惡多事子曰莫非人事也人而不爲俾誰爲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或問無妄之道子曰因事之當然順理而應之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豈妄乎子曰因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人也如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舉又何必累聖繼聖而後備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乎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修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

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篤實可以當大事

子曰養不全固者處事而不精歷事則不記

子曰豫備也豫逸也事豫備則逸樂

子曰萬變皆在人爾其實無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子曰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子曰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子曰較事大小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

子曰西邊用師非小故也未聞一人勸止其事者自古舉事不以大小必度其是非可否於衆庶而不敢專也今雖公卿惟其言而莫違況其下者乎逢合之智如此幾何不至於一言喪邦

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新法將行明道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置失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子曰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曰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爲之斯不公矣

子曰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

子曰籩豆簠簋不可用於今之世風氣然也不席地而椅桌不手飯而匕筯使其宜於世而未有聖人亦必作之矣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明道且告之悔明道曰然不可以是而懈於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

二程粹言卷之一

二程粹言卷之二

宋龜山楊　時訂定

宋南軒張　栻編次

天地篇

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子曰雨水冰上温而下寒也隕霜不殺草上寒而下温也

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乎子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霆相因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五德之運有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於唐多於今土火異王也

關子明推占吉凶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善養生者引將盡之年善保國者延既衰之祚有是理也

子曰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暱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或問天帝之異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情性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子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或問日月有定形乎抑氣散而復聚也子曰難言也然究其極致則二端一而已

苑蜀公言鬼神之際曰佛氏謂生爲此死爲彼無是理也子曰公無惑則有是言也蜀公曰鬼神影響則世有之子曰公有所見則無是言也

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

子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理無二也若夫天之所爲人之所能則各有分矣

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尙復何事

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子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而不爲之虧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育萬物者乃天之氣也

或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子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迺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子曰似之未易言也

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瘁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閑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子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

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盡求之於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

子曰古今異宜人有所不便者風氣之異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異於古耳月何食不受日光也何爲不受與日相當陰盛亢陽不下於日也古者鼓以救日月之食然則月之食亦可鼓者以其助陽歟

子曰五祀非先王之典以爲報邪則遺其重而舉其輕者夫門之用顧大於井之功乎祭門而不祭井何說也

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

或謂殺孝婦而旱豈非衆冤所感邪子曰衆心固冤之耳而一人之精誠自足以動天地也然則殺暴姑而雨豈婦冤既釋邪子曰冤氣固散矣而衆心之憤亦平也

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

子曰天地之化雖蕩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

子曰萬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子曰事鬼神易爲尸難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則可盡其道矣惟尸象神祖考所以來格者也後世巫覡蓋尸之遺意但流爲僞妄不足以通幽明矣致神必用尸後世直以尊卑勢遂不行三代之末亦不得已焉而廢耳

子曰物之名義與氣理通貫天之所以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

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子曰在此而夢彼心感通也已死而夢見理感通也明乎感通則何遠近死生今古之別哉楊定鬼神之說其能外是乎

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或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聖賢篇

或問聖人有過乎子曰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爲聖人矣曰夫子學易而後無大過者何謂也子曰非是之謂也猶刪詩定書正樂之意也自期年至于五十然後乃贊易則易道之過誤者鮮矣曰易亦有過乎曰如八索之類亂易者多矣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

子曰損益文質隨時之宜三王之法也孔子告顏淵爲邦者萬世不易之法也

子曰孟子論子濯孺子之事特曰不背師可稱也非言事君之道也事君而若此不忠之大也

子曰齊威之正正舉其事爾非大正也管子之仁仁之功爾非至仁也

或問泰伯之三讓子曰不立一也逃焉二也文身三也

或問趙盾越境果可免乎子曰越境而反且不討賊猶不免也必也越境而不

反然後可免耳

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耳

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子曰顔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或問聖人亦有爲貧之仕乎子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子從仕子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子曰予厚之氣似明道

子曰天子之職守宗廟而堯舜以天下與人諸侯之職守社稷而大王委去之惟聖賢乃與於此學者守法可也

子曰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也能使小人不敢肆其惡而已夫小人之本心亦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故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惟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所當戒也

或問伐國不問仁人然則古之人不伐國其伐者皆非仁人乎子曰展禽之時諸侯以土地之故暴民逞欲不義之伐多矣仁人所不忍見也況忍言之乎昔武王伐紂則無非仁人也

子曰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彊宰我是也

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孰得而移之

劉安節問曰志篤於善而夢其事者正乎不正子曰是亦心動也曰孔子夢見周公何也子曰聖人無非誠夢亦誠不夢亦誠夢則有矣夢見周公則有矣亦豈寢而必夢夢而必見周公歟

子語楊迪曰近所講問設端多矣而不失大槩夫二三子豈皆智不足以知之由不能自立于衆說漂煦之間耳信不篤故也仲尼之門人其所見非盡能與聖人同也惟不敢執己而惟師之信故求而後得夫信而加思乃致知之方也若紛然用疑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漢王允唐李德裕功未及成而禍敗從之者不知包桑之戒也

李觀有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威公之伯乎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盡心於用賢也

或問郭璞以鳩占何理也子曰舉此意向此事則有此兆象矣非鳩可占也使鳩可占非獨鳩也

或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顔子死之可乎不死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子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山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劉安節問高宗得傅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寤寐不忘也故精神

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公亦猶是也曰豈夢之者往乎抑見夢之者來乎曰猶之明鑑有物必見豈可謂與鑑物有來往哉

或問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其有是理邪抑曰爲之命邪子曰其欲代其兄之死也發於至誠而奚命之論然則在聖人則有可移之理也

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子曰仲尼無迹顏子之迹微孟子之迹著見

子曰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爲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

子曰古人以兄弟之子猶子也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觀之不見其猶也或謂孔子嫁其女異於兄弟之女是又以私意小智觀之不知聖人之心也夫孔子蓋以因其年德相配而歸之何避嫌之有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而況聖人乎

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子曰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子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又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

朱光庭問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無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則必若是其勤勞而不敢已也

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既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能變矣

謝良佐既見明道退而門人問曰良佐何如子曰其才能廣而充之吾道有望矣

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曰邦無道而自晦以免患可以爲智矣而比干則非不知也

子曰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淵懿溫淳則未若顏子者

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子曰堯舜生而知之者也湯武學而至之者也文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雖然皆聖人也

子曰身之言履也反之言歸乎正也

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猶春生也孟子則兼秋殺見之矣

子曰學聖人者必觀其氣象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

子曰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

子曰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得之者曾子是也易簀之際非幾於聖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也

子曰聖人無夢氣清也愚人多夢氣昏也孔子夢周公誠也蓋誠爲夜夢之影也學者於此亦可驗其心志之定否操術之邪正也

子曰周勃入北軍問士卒如有右袒將何處哉已知其心爲劉氏者不必問也當是之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能濟矣迎文帝於霸橋而請間則非其時見河東守尉於其國而嚴兵則非其事幾於無所能者由不知學也

子曰仲尼渾然乃天地也顏子粹然猶和風慶雲也孟子巖巖然猶泰山北斗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子曰既誠矣尚何事於養心哉

子曰王仲淹隱德君子也其書有格言非其自著也續之者亂入其說耳所謂售僞必假真也通之所得粹矣非荀楊所及續經其僞益甚矣自漢以來制詔之足紀者寡矣晉宋以後詩之足采者微矣

孫覺問孔明何如人也子曰王佐曰然則何以區區守一隅不能大有爲於天下也子曰孔明欲定中原與先主有成說矣不及而死天也曰聖賢殺一不

辠而得天下則不爲孔明保一國殺人多矣子曰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義有大於殺也孔子請討陳恆使魯用之能不戮一人乎曰三國之興孰爲正子曰蜀之君臣志在興復漢室正矣

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則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

子曰與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

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沙隨之會晉侯怒成公後期而不見魯當是時國家有難彼曲我直君子不以爲耻也

子曰世云漢高能用子房非也子房用漢高耳

子曰楊子雲去就無足觀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遯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苟至於無可柰何則區區之命亦安足保也

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子曰楊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子曰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

子曰君實謂其應世之具猶藥之參苓也可以補養和平不可以攻治沉痼自處如是必有救之之術矣

或問舜能化瞽象於不格姦而曷爲不能化商均也子曰舜以天下與人必得如己未故難於商均之惡豈閒如瞽象之甚焉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

子曰孔門善問無若顏子而乃終日如愚無所問也

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

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或謂顏子爲人殆怯乎子曰孰勇於顏子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孰勇於顏子

或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子曰如小人日行不善人不以爲言君子一有不善則羣起而譏之一道也白者易汙全者易毀一道也以風雅考之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一道也

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或問伊尹出處有似乎孔子而非聖之時何也子曰其任也氣象勝

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或問孟子何以能知言子曰譬之坐乎堂上則其辨堂下之聲如絲竹也苟雜處乎衆言之間羣音囂囂然己且不能自明尚何暇他人之知乎

子曰孔子爲宰爲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賓師之位而後行也

子曰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材也其學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

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子曰和叔任道風力甚勁而深潛縝密則於與叔不逮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不能改其樂子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謂其所樂者何樂也曰樂道而已子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乎則非顏子矣他日侁以語鄒浩浩曰吾雖未識夫子而知其心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乎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荊棘以祈至于四達之衢爾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知易者莫如孟子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矣

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子曰聞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

或問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而與拂父母之心孰重子曰非直不告也告而不可然後堯使之娶耳堯以君命命瞽瞍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在瞽瞍不敢違而在舜爲可娶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於是乎皆得曰然則象將殺舜而堯不治焉何也子曰象之欲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或同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子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子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子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子曰盟可用要之則不可用要而盟與不盟同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也是故孔子舍蒲人之約而卒適衞

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或問小白子糾孰長子曰小白長何以知之子曰漢史不云乎齊威殺其弟蓋古之傳者云爾有如子糾兄也管仲輔之爲得正小白旣奪其國而又殺之則管仲之於威公乃不與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甚害於義而啓後世反復不忠之患乎

子曰生而知之者謂理也義也若古今之故非學不能知也故孔子問禮樂訪官名而不害乎生知也禮樂官名其文制有舊非可鑿知而苟爲者

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子曰荀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子曰工尹商陽追吳師旣及之而曰我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夫商陽惟當致力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慢莫甚焉孔子蓋不與也其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記禮者之謬也

子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子曰孔子之道得其傳者曾子而已矣時門弟子才辨明智之士非不衆也而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也觀易簀之事非幾於聖者不足以臻此繼其傳者有子思則可見矣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言仲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攸當聖人之言類如此學者自得可也

子曰在邦家而無怨聖人發明仲弓使之知仁也然在家而有怨者焉舜是也在邦而有怨者焉周公是也

子曰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異

子曰象憂喜舜亦憂喜天理人情之至也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管叔初未嘗有惡使周公逆度其兄將畔而不使是誠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故當知孟子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

或問莊周何如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子曰世之博聞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曰瞻之在前未能及也忽焉在後則又過也其差甚微其失則有過不及之異是微也惟顏子知之故與卓爾之歎也

或問後世有作虞帝弗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肇開而種之其資毓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磨矣虞舜當未開之時及其聰明如此其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胡不觀之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時之盛衰有一月之盛衰有一辰之盛衰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消長氣之不齊理之常也

子曰知之旣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是以未嘗復行有復行焉者知之不至耳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明道十五六時周茂叔論聖道之要遂厭科舉慨然欲爲道學而未知其方也及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明道志康節之墓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乎順浩然乎歸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樂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之功亦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槪可見也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以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伯淳旣沒公卿大夫議以明道先生號之子爲之言曰周公死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天不慭遺哲人早世學者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也

君臣篇

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名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非特人君爲然也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雖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子曰君子有爲於天下惟義而已不可則止無苟爲亦無必爲

子曰止惡當於其微至盛而後禁則勞而有傷矣君惡旣甚雖以聖人救之亦不免咈違也民惡旣甚雖以聖人治之亦不免於刑戮也

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

故其受命如嚮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子曰小人之於君能深奪其志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

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閑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曰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

或問升卦有大臣之事乎子曰道何所不在曰大臣而猶升也則何之矣子曰上則升君於道下則升賢於朝己則止其分耳分則當止而德則當升也盡是道者文王也

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

劉安節問賜魯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而用天子之所用周公之法亂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過也王氏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賜以人臣不能用之禮樂非也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周公亦盡其分耳人臣所當爲者而不爲則誰爲之也事親若曾子可也其孝非過乎子之分也亦免責而已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事業何自而立而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是猶曰人子有不能爲之孝也而可乎後世有恃功責報而怏怏於君者必此之言夫

子曰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唯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

子曰君子之處高位也有拯而無隨焉在下位也則有當拯有當隨焉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則如之何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范公爲諫官嘗諫上曰今欲富國強兵將何以爲子聞之曰野哉烏足以格其君周禮所記亦有強富之術惟孟子爲梁惠王言利之不可爲至於不奪不厭言兵之不可用至於及其所愛也庶乎其可矣

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子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

子曰士方在下自進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崇己以爲大也蓋尊德樂道之誠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耳

或謂屯之九五曰屯其膏然則人君亦有屯乎子曰非謂其名位有損也號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權去己而不識所收如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或不勝其忿起而驟正之則致凶之道其惟盤庚周宣乎修德用賢追先王之政而諸侯復朝焉蓋以道馴致不以暴爲之也若唐之僖宗昭宗是也恬然不爲至於屯極則有亡而已

昔有典選其子當遷官而固不之遷者其心本自以爲公而不知乃所以爲私也或曰古者直道而行於嫌有所不必避後世人僞競生是以不免耳

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

或謂禮局設官地清而職閑可居也子曰朝廷舉動有一違禮則禮官當任其責安得謂之閑

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子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

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或問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盡禮子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能盡也故以譏聖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爲諂也孔子曰人以爲諂而已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子進講至南容三復白圭中侍謂講至南字請隱之子不聽講畢進曰人君居兆人之上處天下之尊只懼怕人過爲崇奉以生驕慢之心此皆近習諂媚以養之耳昔仁宗之世宮嬪謂正月爲初月易蒸餅曰炊餅皆此類天下至今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復諱也翼日孫覺講曰子畏於正子曰以諱之故獨無地名可稱也謂畏於正此何義也

司馬温公呂申公韓康公上子行義於朝遂命以官典西都之教子辭不聽又辭曰上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材使天下聳動知朝廷之急賢也今乃官使庸常之人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於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說願陛下廣知人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矣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又不聽而召之至京師且使校讐館閣子以布衣造朝也則曰草萊之臣蒙召而至未見君先受命非禮也既見于庭又命之陛對遂有講筵之除子退而上疏曰知人則哲堯舜所難臣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臣何者而遽加擢任也今之用臣蓋非常之舉必將責其報效此天下之所觀聽也苟或不然則失望於今而貽笑於後可不謹哉臣請有所言焉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朴實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云夫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君言聽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然自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臣也道未行於室家善未孚於鄉黨而何足以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姑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久而無斁臣

知其不可也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以愧己夫海宇至廣賢俊非一人願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寘諸左右輔成聖德則爲宗社生靈之福矣久之意有不合上書太后曰臣鄙人也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昔在兩朝累爲當塗者薦揚臣於是時自顧道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上嗣位陛下臨朝大臣仰體求賢願治之心搜揚巖穴首及微臣以爲召而不往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如臣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則邦有常憲矣是以奔走承命甫至闕庭之外又有館職之除方且表辭遂蒙賜對臣於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陛咫尺天光未嘗一言及於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玉音擢寘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已萌矣辭不獲命於是服勤厥職夫性朴而言拙臣之所短也若夫愛上之心事上之禮告上之道則不敢不盡也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直欲舉太平不止於因循苟安而已苟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誠不足慮而方今所謂至急爲長久之計則莫若輔養上德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然後知周公誠不我欺也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知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臣服職以來六侍展御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說者竦立案傍解釋數行則已肅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也亦已異於周公輔成王之道矣或以謂上方幼沖宜爾者不知本之論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故所急在先而不憂其太早也或又曰聖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則尤非也莫聖於禹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爲之戒禹豈不知是也以唐太宗之聰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其始也惡隋煬帝之侈麗毀其層觀未六七年乃欲治乾陽殿矣人心奚常之有所以聖賢處崇高之位當盛明之際不忘規戒爲慮至深遠也況幼沖之君而可懈於閑邪拂違之道乎夫開發之道有方而朋習之益至切夫學悅而後入宜使上心泰而體舒然後有所悅懌今也前對大臣動虞違謬一言之出史必書之非所以遜人主之志而樂於學也凡侍講讀皆使兼視他職比於輔導則弗專矣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則不能感發古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聲武悲而擊之則聲哀誠意之入也其於人亦猶是矣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於心思及至上前然後責功於簡冊望化於頰舌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不得聞此言也久矣雖聞之必笑之以爲迂且誕也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采聖學不傳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方且區區駕其說於學以示天下後世不虞幸會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臣得以所學上沃帝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神宗首召伯淳首訪致治之要子對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曰定志之道何如子對曰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臣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今四海靡靡日益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化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之幸上嘉納焉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上曰朕未之見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明道之未爲臺諫也察荊公已信用矣明道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言及功利上始疑其迂闊而禮貌不少替也一日極論治道上斂容謝曰此堯舜之事也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上益敬之荊公畫策寖行子意多不合令出有不便者卽論奏之其尤有益則論大臣不同心謂小臣預大計謂青苗收二分之息謂鬻祠部度牒見民爲僧謂民情怨咨而公論壅遏謂興利之臣日進而尚德之風寖衰上不敢用子遂以罪去

明道補外官入辭上猶眷眷問政他日明道曰當是時吾不能感動君心顧吾學未至德未成也雖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亦復可笑人力不勝以至于今豈非命哉

心性篇

劉安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

子曰論性而不及氣則不備論氣而不及性則不明

子曰沖漠無眹而萬象森然未應不爲先已應不爲後如百尋之本本根枝葉則一氣也若曰高明之極無形可見必也形諸軌轍之間非也高明之極軌轍之間皆一貫耳

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於聞見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烏知告子之未知義孟子爲知言

子曰凡物既散則盡未有能復歸本原之地也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或問性與天道是誠不可得而聞乎子曰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傳也他日謝良佐曰子貢卽夫子之文章而知性與天道矣使其不聞又安能言之夫子可謂善言子貢可謂善聽

子曰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子曰心實使之

子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由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子曰心本至虛必應物無迹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制於外所以安其中也久則誠矣

張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同稟於性遇其適然爾力行不至難以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難以語命可以言遇也或問命與遇異乎子曰遇不遇卽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子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或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羞惡也哉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

韓侍郎曰凡人視聽言動不免幻妄者蓋性之不善也子哂之曰謂性不善者則求一善性而易之可

子曰君子慮及天下後世而不止乎一身者窮理而不盡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曾身之不遑恤非其性之盡也

子曰天人無二不必以合言性無內外不可以分

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子曰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

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外之義也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後坤因而生之則可乎

子曰動以人則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或曰窮理智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

子曰有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子曰有得無得於其心氣驗之裕然而無不充悅者實有得也切切然心勞而氣耗謂己有得皆揣度而知之者也

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

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

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子曰恥不能而爲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

或問君子存之何所存也子曰存天理也天理未嘗亡而庶民則亡之者衆矣

或問志乎道而玩之不樂居之不安何也子曰無乃助之長歟

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敬忠孚信之別子曰一心之謂敬盡心之謂忠存之於中之謂孚見之於事之謂信

子曰目得而動者猶以手舉物無不從也慮而後動者猶以物取物有中有不中矣

或問人情本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子曰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張子曰太虛至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則濁濁則有礙礙則形窒矣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

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問曰孝弟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子曰世之言道者以性命爲高遠孝弟爲切近而不知其一統道無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在焉世豈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心至命者亦由之而弗知也人見禮樂壞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人之至不足道者也必有總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起而謂禮樂一日亡可乎禮樂無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乎何有

子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或問性之成形猶金之爲器歟子曰氣比之金可也不可以比性

子曰言不足以得意得意則言可忘矣非心自得之終非己物

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捨則去思之弗熟也

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污壞則直行之耳或有污壞

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

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子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子曰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志意之別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子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楊迪言於子曰心迹固夫子以爲無可判之理迪也疑焉子曰然則舜同象之憂喜孟子不以爲僞即是宜精思以得之而何易言也

子曰與叔昔者之學雜故常以思慮紛擾爲患而今也求所以虛而靜之遂以養氣爲有助也夫養氣之道非槁形灰心之謂也人者生物也不能不動而欲槁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心灰而形槁則是死而已也其從事於敬以直內所患則亡矣

游酢曰能戒謹於不覩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矣子曰是則然矣雖然其序如之何循之又如何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也爲聖其言是也而曰性者惡也禮者僞也然則由士而聖人者彼亦不知其所循之序矣可不深思而謹擇乎

子曰有能全體此心學雖未盡但隨分以應事物雖不中不遠矣

子曰西北與東南人材不同氣之厚薄異也

或問心有存亡乎子曰以心無形體也自操舍言之耳夫心之所存一主乎事則在此矣子因以目視地曰過則無聲臭矣其曰放心者謂心未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或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本發之前可也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子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或曰心未有所感之時何所寓也子曰莫知其鄉何爲而求所寓有寓非所以言心也惟敬以操之而已

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亡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子曰善惡云云者猶杞柳之論也善惡混云者猶湍水之說也

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

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子厚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其入神之奧乎學者欲以思慮求之既以自累其心於不神矣烏得而求之哉子曰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事矣孟子於是論養氣之道而未遽及夫神也子厚曰勿忘者亦不捨其靈明善應之耳子曰存不捨之心安得謂之靈明然則其能善乎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

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

子曰自性得者皆善也而有仁義禮智之名者以其所施之不同合而言之一道也舍而行之是悖理而違道也而世言道與性者必曰超然眇乎四端之外是亦不學之過也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聞見

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雞犬者也

子曰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心無目不能視目無心不能識也

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

子曰人之性猶器受光於日佛氏言性猶置器日下傾此於彼爾日固未嘗動也

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知天難矣

子曰真元之氣氣所由生外物之氣不得以雜之然必資物之氣而後可以養元氣本一氣也人居天地一氣之中猶魚之在水飲食之真味寒暑之節宣皆外氣涵養之道也

子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而佛言有一物不亡而常存能盜胎奪蔭則無是理也

子曰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僞慢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子曰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何也子曰無是四者非仁而何原憲之問在於止而不行未免於有是心也故曰可以爲難而已蓋將以起原憲之問而進之而憲不能也

或問君子有之如何其存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子曰感而遂通感非自外也

子曰退藏於密者用之源也

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能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

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無得於此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變之巧而已

子曰知命者達理也受命者得其應也天之應若影響然得其應者常理也自微而觀之未有不應者自淺狹之所見則謂其有差矣天命可易乎然有可易者惟其有德者能之

韓康公曰今有人頓然明盡者子信諸子曰必也生而知之然未之見也凡所貴乎學者不謂生而知之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言其至也佛氏於陰陽生死古今未之識也而謂得夫形而上者與吾聖人無二致可乎人才智愈明其所陷溺愈深可不戒乎

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子曰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

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子曰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或問多怒多驚何也子曰主心不定也

子曰心盡乎智周萬物而不盡乎如死灰形盡乎動容周旋而不盡乎如槁木以寂滅湛靜爲道者其分遠矣

張子厚問伯淳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也子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

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性爲隨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在內也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生於西也非其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其害在於是內而自私也用智也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聖人未嘗絕物而不應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以方怒之時遽忘怒心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物篇

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子曰人以累物爲患必以忘物爲賢其失一也

子曰物固有是理因而充長之不俟乎造爲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則僞矣

子曰觀物理於察己之理明則無往而不識矣

子曰君子循理故常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曰時者聖人之所不能爲也而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以可易之道者豈徒爲教哉蓋有其理也

子曰物形有小大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

子曰物相入則相說說則相入說以正爲貴君子之道致說於民如天地之施焉

子曰君子之自尚蓋非一致有抱道不偶而高潔自守者焉有知止足之戒退而保身者焉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焉有清介遠引不屑世故者焉孔子所謂志則可者進退合道者也

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子曰非仁無以見天地

子曰感慨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雍容就義君子之所難

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

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或問凡人辨論自直其說求勝人而無含容之氣何也子曰識量狹也聖人之有量天資也君子之有量學識也聖人與日月並明故天地同量下此者猶之江海也鐘鼎也釜斛也斗筲也其涯雖異其受也不齊而未有不滿者也惟道無限量知道者量必宏學而充之則亦隨其知之所至而已人有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推而上之至於爲公輔而滿者方其未滿猶可蔽也既不能承則必盈溢不可掩也鄧艾位登三公年七十矣其自處亦善及破蜀有功則心動矣謝安聞苻堅之敗不形喜色及折屐齒則心動矣有飲酒既醉而執禮愈恭者雖賢於顛沛而爲酒所動一也富貴公子折身過於謙抑視驕傲者亦賢矣亦爲富貴所動也

或問視朋友之過不告則不忠善告之不聽則當何如子曰誠意交孚於未言之前雖不言而人信之矣不信者誠不至也

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多矣惟妻孥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

劉安節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況老少之異乎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

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子曰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矣

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

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劉安節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子曰然純氣爲人繁氣爲物乎子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子曰然

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

子曰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閒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

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乎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乎順理則裕而從欲則危乎

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子曰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或問天民與大人之道何以異子曰順天而行道者天民也順天而爲政者天吏也大人則進乎此矣

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

子曰先儒母弟之說非也禮云立嫡子母弟者謂嫡也非以同母爲加親也以同母爲加親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

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吾所應惟君子能之

子曰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子曰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君子常過於愛小人常過於忍

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子曰今之世稱曰善人者豈如無惡可欲也哉殆亦昏棄無立之異名

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子曰萬物之理皆至足而人於君臣父子之閒不能盡其分者多矣

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或問聖人之道其難知也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子曰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人而不知羈靮之用本於馬也聖人之化亦如之

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

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子曰聖人盡道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是欲天下之人皆至於聖人之域也佛氏逃父棄家毀絕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人君子之心哉

子曰凡物有形則聲色臭味具焉四者之虛實均而實勝也意言數象亦然

子曰夢之所接無形聲而心所感通則有形聲之理物生者氣聚也物死者氣散也

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蹇困而困也

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成而後有敗興而後有衰得而後有

失事無不然者故孔子贊之曰元者善之長也

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或問符瑞之事有諸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

子曰堯夫云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夫人自人物自物其理昭矣

子曰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子曰與昧者語如持被醉人左扶之則右仆右扶之則左仆欲其卓立中塗不可得也

子曰莊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

子嘗言昔游乎雍華之間關西學者六七人從予行一日亡千錢僕者曰非晨裝遺必涉水沉之矣子曰惜哉有謂子曰是誠可惜也又有曰微哉千錢亦何足惜也又有曰水中囊中人亡人得可以一視何歎可惜也子曰人苟得之則非亡矣今迺墜諸水則無用吾是以歎之及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乃如是之不同也與叔曰夫三子之言如何子曰最後者善與叔曰善則善矣觀夫子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善誌之既十有五年閱故編見之思與叔不幸而蚤死為之隕涕

子曰君子之學必日進則日新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若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

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以適道

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心與事遇則內之所重者更互而見此一事重則此一事出惟能物各付物則無不可矣

子曰為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耳聖人無為異於是

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

子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

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或曰凡物之出各自其氣之所勝而化焉子曰何以見之曰如木之生新根既大則舊根化矣子曰是克也或曰克則木化為土而何子曰非化也克也物無一定盛衰相因古之人以迭王言五行盡之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子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渾而為一也

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

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致曰位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得之云爾

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子曰輕浮巧利之人去仁遠矣

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

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閫奧

子曰不可為而為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拔本塞源之教也

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

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懸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其間若不啻在己者亦勞矣

子曰上下一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所不至此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

子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子曰物未嘗不齊也強欲齊之者非物不齊也汝自不齊耳

子曰上竿而戲者自數尺至於百尺習化其高也況聖人至誠妙物之功乎

子曰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或問於傳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頭蛇身者信乎子曰謂之人則無是矣或言其賦形之有肖焉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曰物我一理明此則盡彼盡則通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於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窮理之功也

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尚何有哉

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

子曰惟聖人善通變

子曰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具有無生出先後之次也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爲有序不可也然則精神魂魄意之五者爲序亦不可也

二程粹言卷之二

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懸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其間若不啻在己者亦勞矣

子曰上下一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所不至此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

子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子曰物未嘗不齊也強欲齊之者非物不齊也汝自不齊耳

子曰上竿而戲者自數尺至於百尺習化其高也况聖人至誠妙物之功乎

子曰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或問於傳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頭蛇身者信乎子曰謂之人則無是矣或言其賦形之有肖焉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曰物我一理明此則盡彼盡則通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於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窮理之功也

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尙何有哉

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

子曰惟聖人善通變

子曰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具有無生出先後之次也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爲有序不可也然則精神魂魄意之五者爲序亦不可也

二程粹言卷之二